啓曰來癸丑年正月朔當日食三元日食尤爲大變自古有此
災則必有非常之應凡正朝所爲事皆當戒省然此皆末節幽
獨之中必盡誠敬政令之間亦必光明而後可以轉災爲祥矣
史臣曰三公處百僚之上理陰陽順四時乃其責也則其遇
災而辭職宜矣然若不於平昔一言一事恪愼無怠維持體統
以爲理之順之之本而一朝衆災俱發然後乃循故事辭職
以塞其責其可以回天意而致和氣乎
傳曰三元之日災變如彼其大敢不恐懼修省乎
丙寅憲府啓曰黃澗色吏等以作弊於寺刹之罪令刑曹推鞫
事甚煩瑣有妨政體請令本道推考答曰護僧事已立法禁斷
而如彼作弊故旣令刑曹捉來不須改也後累啓不允
丁卯夜流星出羽林星入西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
白
戊辰弘文館以申欑下禁府及黃澗之吏令本道推鞫事上劄
其略曰夫人主一心萬事之本而所以正心則學問之功也臣

等俱以無似猥侍經幄將古人正心之說瀆 殿下高明之聽
者不日月矣臣等之意 殿下之心既已大公至正無有一毫
之私而今也以駙馬之親不鞫殺人之罪以内需之訴遠移外
方之囚而無罪之舍寃轉因之被害略不留念此果臣等之所
望於 殿下者乎伏願 殿下極一心之正而去偏係之私嚴殺
人之罪收移鞫之命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答曰不允
壬申日暈兩珥
癸酉禮曹啓曰來癸丑年親祀先農時歌謠結綵乃下人爲上
表慶喜之情兼聳四方觀聽故在 祖宗朝亦不廢之 中廟
朝癸酉年因凶歉並停歌謠及結綵己丑年除結綵只設帳幕
進歌謠此固因時節省之義意然事涉苟且物情未便今則雖
未至歲稔不甚艱凶且屬 聖上初擧大禮朝議以爲强循苟
簡當依 祖宗朝舊儀大抵在前豐豫之時辦集之具務從華
靡徵督之擾弊及坊里所聚之物十不供一 先朝命停之意
殆出於此今若斟酌適中不使貽弊似當敢稟傳曰近來凶歉

有民弊之事莫如不爲但朝廷之意欲爲大禮而舉行只可成
禮勿爲華美○傳于政院曰慶州館舍災而與 集慶殿相距
不遠云救火時 先靈不無驚動無乃有慰安祭之事乎其言
于禮曹○命減黃海道石花封進○禮曹啓曰慶州非惟一方
首邑乃八道大藩公廨之創不知幾年而一朝舉爲燒燼雖云
人火無異天火 真殿切邇其驚動 神御不可勝言自上慰
安之舉所不可緩但廟宇陵寢有災變而慰安則或親幸或
命官俱有前例 真殿則殊無近例豈非與 聖靈所在體魄
所藏有間而然乎然特遣近臣告祭慰安亦合義趣傳曰擇日
速爲之○日東珥色黃赤夜月暈
甲戌吏曹啓曰直長三人一則以廉謹爲名二則以勤謹爲名已
有擢用之教而朔數尚未滿何以爲之且諫院以朝官中老病人
不汰爲非故已汰五人矣但久遠朝官雖不能勤仕無罪者一切廢
棄似爲未便請付軍職何如傳曰廉謹則不計朔數皆令陞叙
沙汰人則付軍職使不失祿

乙亥命半減京畿封進生紫蝦○以朴民獻為議政府檢詳李彦忠為司憲府持平吳祥為弘文館校理

丙子興原君瓚以簇子一軸來獻曰此乃 成宗大王元日獻壽於大妃殿親自製書者也欲自 上覽之故敢獻傳曰來獻 祖宗親筆至為可嘉賜鹿皮一令○義禁府論申檮殺人之罪以杖一百盡奪告身流三千里照律以啓 上只令奪告身

丁丑日暈兩珥色內黃青外白○江原道原州地震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三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四

八年 大明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戊寅朔日暈兩珥○日有食之

史臣曰日食之變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賊衛動搖 慈殿以乙巳之說人有異己即成大獄脅制君上多行己意少不如意輒訴 慈殿使誚責加於 主上天之示警其或出於此乎

己卯遣都承旨權轍往省慶州 集慶殿 時慶州館舍火故行慰安祭○日微暈夜火氣炎炎衝天赤光照耀良久乃滅

辛巳右贊成申光漢以年既七十進箋請致仕其略曰有盛必有衰天道不違於代謝知進當知退人事焉得以久盈自危趨始事 太宗既類張良之五世而微臣逮遇 中廟有似召公之三朝生未忍永訣堯舜杜甫雖切於戀君人不復夢見周公仲尼嘆衰於行道懸闕丹心歸不忘阿衡之陳戒擊壤黃髮親得見大師之明農答曰卿乃 先朝舊臣氣力不至衰耗今何辭退乎卿其勿辭永輔予涼德光漢再啓曰伏覩 上教不勝

感激之至小臣素多疾病近年以來衰病日深凡朝廷公會國
家大禮專不隨參徒食厚祿今當致仕之年雖鞠躬而盡瘁未安
於心者多矣且大提學之任非精神衰耗者所堪中朝事大表
文及交隣書契恐其誤爲每用悶慮光漢形神淸瘦有風度以文章鳴於世己卯年間爲權奸所斥退居畎畝者累年士林惜之及其復入無所建白久典文衡未有奬進後學之事且爲子文營治生産識者譏之
答曰卿前者累次辭職今又辭避卿氣力强健勿爲未安安心
調保盡心職事○日微暈兩珥色黃白
壬午傳于政院曰京畿進上小石花不關於進膳今後永減可
也○日微暈兩珥色靑白夜月微暈兩珥色白
癸未 上召對○傳于政院曰禮曹僧人定額數外推刷定役
事前已行移矣度牒成給已畢爲之乎畧未畢則速爲成給可
也
甲申政院啓曰昨日檢詳朴民獻將三公意來啓後親承發落
猶不能記憶出坐于尙瑞院使注書書送非徒無古例亦無暇
書送民獻捉致本院使令綁縛懸樹臨閉門乃放本院僕吾重

地雖宰相之人猶且敬待以郎官乃敢如是極爲埋沒請推傳曰如啓○諫院啓曰扶安古稱富盛近因水災一境沈沒野無所收民無所食飢饉之餘閭境丘墟加以地產松木徵索多端文官蔡無逸爲扶安不勝士大夫徵索見遞後有詩曰好在苟邊山莫相憶鹿皮松板齒生酸鹿皮松板縣地邊山之出也非有名望之人固難保全前縣監金允悌盡力治民民得蘇息而尙不能保全新縣監文應周別無賢能貽弊必多且今方爲咸鏡北道兵使軍官往來之際必迤數三月極爲未便請遞各別擇差答曰如啓

丙戌上親傳永寧殿宗廟大祭香祝○禮曹啓曰右贊成申光漢年至致仕不得蒙允例賜几杖何以爲之取稟答曰依大典爲之

丁亥傳于政院曰內願堂雜役復戶事令禮曹曾已行移而各官或不舉行侵困首僧使之空寺故慈殿令內官持內需司護僧關字往于各道而中和官吏非但不爲舉行且不出待奉命內官臣子安敢如是哉其下書監司推考啓聞中使奉命而行列邑風靡

金德龍獨不擧行且不出待故有是教○以鄭惕為司諫院正言惕彥慤之子也自在泮宮人皆鄙之及後趨附李樑恣行胸臆奸邪險毒同列側目藍色鬼面貌如其心焉金貴榮為弘文館修撰

○憲府啓曰司贍寺副正俞續為庶尹未滿十朔遷陞三品漢城府庶尹李增榮為正郎纔十朔遷陞四品官爵太濫物情駭恠請改正近來士習不美人懷苟且凡訟官及有錢穀殘弊各司官員稍有不便於己則爭圖苟免執政者牽於請囑紛紜移易故為官守未有久於其任諳練職務者如此而責官吏典主錢穀使無遺失不亦難乎今後訟官及有錢穀殘弊各司官員仕滿陞遷者外勿令移差以革苟免之習答曰如啓

己丑日微暈兩珥色青黃夜月暈色白

庚寅三公令舍人啓曰安東府使金鎧合於侍從臺諫之人今為守令以如是之人為親民之官亦當矣然內外輕重懸殊請勿遣何如傳曰啓意至當然此人被選於廉謹今當百姓疲弊之時遣此幹能之人則百姓庶乎其蘇復矣前者雖時任臺諫亦有為字牧之任者此人往則隣官亦必畏戢矣勿遞○上御夜

對侍讀官任鼐臣曰殿下慮名邑殘弊以臺諫侍從之人間
或特遣然安東非殘邑而差遣侍從之人恐或不可○日有兩
珥色內黃外白
辛卯傳于政院曰安東府使金鎧政丞言之經筵官又啓之適
之可也○上召對
癸巳月當食密雲不見
乙未日暈色靑白夜月暈
丙申造成都監都提調尹漑提調尹思翼啓曰凡宮室重創必
因舊基爲之可也東宮之制 先王朝旣已斟酌布置今不棄
舊基然後可合於肯構肯堂之義意矣若少有加於舊制則似
有狹小 先王舊制之意深爲未安 先王朝物力有餘而且
猶斟酌今則頓不如古當因舊基然後工役可省而亦合 先
王之制度矣答曰不允○禮曹啓曰僧戒崇印燈靈機則立法
前定役坦玉洪偃則方爲試經之時本官不知而定役矣且兩
宗試經僧元數二千六百名內二千五百八十名度牒成給教

宗試經全羅道僧二百五十名內二十名限內未及矣傳曰戒宗等定役乃在立法之前其可仍定坦玉等則方試經時定役給牒可也且限內未及二十名自教宗報禮曹耶其問之回啓曰僧二十名限內未及之事報本曹矣

丁酉諫院啓曰國家收贖之事所以懲其罪也而皆官備以納小無懲戒之意已為未便況收贖不歸公家無補於國家之經費請自今京中則納于司贍寺外則納于都護官以補國用令戶曹知數會計答曰如啓○日微暈

戊戌都承旨權轍自慶州還復命傳曰往來之際凡所聞見書啓轍回啓曰慶尚道前年七八月旱甚百穀未得發穗民無所收飢饉太甚流移者多米價甚高自去秋至于今專不雨雪泉脉枯渴瀦澤盡涸風氣寒酷兩麥凍傷頓無生意今年農事至為可慮小臣所見一路皆然慶州永川地境賊徒橫恣殺掠人物行商之人不得由此路傳于政院曰今觀權轍所啓民之飢饉如此何以賑救也尤甚失農各官前年貢物蠲減賑飢之策

盡情為之事言于戶曹永川等處盜賊橫恣殺掠人物云措置捕捉之事亦言于該掌官○憲府啓曰麻田郡居破敵衛李禮孫陳訴于本府以謂非當番之時而衛將劉寬奴持本衛牌子侵徵番價云大抵軍士雖名付元案而各有番次寬私於所率下人欲給價物擅抄非當番軍卒之名不報該曹私成牌子直發使令侵虐村民至為汎濫且文簿相考之際用術加書寬雖無知武夫而身在堂上之列所為如是亦甚無狀請罷其職答曰如啓○戶曹啓曰承傳內京外收贖京則納于司贍寺外方則納于都護官會計施行云橫看相考則都摠府醫員錄事書吏兵曹錄事書吏司憲府義禁府律員書吏刑曹律學教授訓導錄事書吏漢城府書吏所食皆用其司贖物各道收贖則以受教分送兩界貿穀似有區處之例但宗簿寺則只收宗親收丘史之價而亦為檢律書吏及紙地筆墨之用云各司各道收贖者不盡用則必有餘數矣然本曹定數為難外方收贖則各令本道會計施行京中收贖則令其司書啓多少下于本曹何

如傳曰横看如彼則各司徵贖非虛費之事也外官徵贖令本
道會計施行○夜月微暈
庚子傳于政院曰慶尚一道不下雨雪川澤枯渴農事可慮云
今祈雪已晩祈雨亦早然其道名山大川得無祈雨之事乎回
啓曰自 上憂慮災變下問政院凡在聞見孰不感激但驚蟄
春分尚遠今祈雪則非時祈雨亦早似不當為然不知古事令
禮曹廣考前例何如傳曰如啓禮曹啓曰 中廟辛丑年二
月二十九日傳曰旱氣太甚今不可別為祈雨然無乃有可為
之事乎修灑掃淨阡陌伸寃抑似可為也該曹啓今方兩麥生
長之時旱氣太甚但儀軌內孟夏以後旱則祈雨例也孟夏以
前祈雨古無前例更見日候當取稟然修灑掃淨阡陌是亦祈
雨節目伸寃抑事 上教允當宜先舉行且三月初二日大臣
議啓內春月不雨古無祈禮以冬節有雪土脉已潤春縱不雨
不至妨農今則三冬皆旱雪亦微下土脉全不滋潤而春又連
月不雨雖無舊例而不為祈禱未安啓今月不雨過旬日則請令

禮曹舉行祈禱之事與今頗相似然彼時皆屬二三月當下雨
之時非如今時之太旱也矣過雨水驚蟄日候弛暖而不雨則
當祈祭于廟社及靈驗處今則日寒凍塞溝壑阡陌淨修之
典亦不可為也自上深思致災之由特命中外有司審理冤
獄另諭慶尚監司疏決久繫開釋民冤有合謹災之道聞全羅
一道下雪倍舊而接壤隣道獨不下雪泉脉枯渴未知其故
並啓傳曰禮曹所啓審理冤獄之意下書于慶尚監司○日有
右珥夜木星與軒轅左角星相犯月暈
辛丑以金鎧為黃海道觀察使沈守慶為弘文館應教李戡為
司憲府持平金明僴為同知中樞府事○日微暈夜巽方如火
氣
壬寅上視膳于文昭殿○日暈色内黃外青夜東南西方如
火氣月微暈兩珥
癸卯上視膳于延恩殿○以賑恤廳事目傳于政院曰觀
此事目使僧不得出入雖僧人豈無出入處乎巫覡亦是習俗

令若一切禁之涉於騷擾使不得任意出入甚爲妨礙此條件
等並改之○夜巽方南方如火氣
乙巳上名對○左議政尚震啓曰臣本愚妄鄙夫無小善可
取猥荷謬恩久忝重地衰朽日催疾病日加物理人事自可知
也頃者除夕元朝宰相咸詣闕庭臣未隨行客使押宴又不進
本府合坐議事亦不能廢職已過旬朔竊祿自如非才處高位
不祥下事食厚祿爲恥竊自料理君臣間名分雖嚴與父子情
義惟均不隱不欺臣子之道也仁恕保全君父之德也然則臣
情可懇臣職可辭今臣非獨疾病作祟又多過惡不稱台職固
非一二臣少孤陋唯事狂妄長來趨向又不正喜談老莊之說
得罪名教者多况在一家持身無法所行皆違於古道人子奉
先儀節具載禮經臣則朔望不能薦新屢缺或拘俗忌至廢四
仲之享忌日又終身之喪有尊客至強與說話有時取酒療病
或至於變貌皆非慎修者之所爲古人有身爲宰相而四海無
田園者臣則爲兒孫或營之古人有不犯秋毫者臣於故舊饋

遺人非貧瘠物非干請則不却古人有人不敢干以私者臣被人哀鳴意不勝情則勢雖非便或冒煩以瀆既而悔之旋復如初無忌憚也事多類此餘又何觀抑又聞宰相須用讀書人斯言最切治體臣於經史涉獵不多縱有些少聞見善忘愈甚一掩書卷都不省了議大事決大疑何據而能之無行檢如彼無才識又如此是果合於議政者乎今天地示異無月不有豈非尸素如臣濫蒙不世之寵而然也伏望審察微情亟遞不疑答曰人受天地之氣以成形豈能無疾病乎大抵天之示變專由於自上否德而號令不行人事不順之致也豈以卿之過失而然乎勿辭右議政尹漑輕狠自用每事承稟於領議政沈連源使尚震不與焉震不自安托以老病而辭其職

丙午以宋世珩為議政府右參贊安玹為吏曹判書玹性卑諂媚事權奸得躋膴仕雖有清謹之名恭遜之色無足觀也朴守良為漢城府判尹南慶春為司憲府持平李戡為弘文館校理李彥忠為副校理姜士尚為司諫院正言

丁未 上親傳社稷祭香祝

二月戊申朔傳于政院曰僧人推刷時守令或起軍掩捕僧人棄寺逃匿山間終爲羣盜不無其弊依當初事目大項蟻項皆地名役事受號牌者曾受住持持任差帖者有度牒僧及五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勿令推刷其餘刷出以有實者定役限三年復戶刷出時勿令起軍上寺令各邑里正搜括勿致騷擾丐乞無賴之僧勿令定役事其下諭八道觀察使及推刷敬差官○諫院啓曰僧人推刷事目當初既已詳盡而今又無端下諭則竊恐緇髡之徒皆爲逃匿非徒不能刷出適足以助其聲勢徒有推刷之名而無推刷之實也所謂鄉村里正者率多疲癃庸劣之人禁標之內尚不敢躡足而況寺刹之內居僧寔繁面目猶不得見而良賤根脚何以察之身役有無何以覈之守令雖親往刷出必有脫漏之患只令無知村民泛然搜括有何益乎請亟下諭監司等答曰不允後兩司合啓累日依允○日徵暈

己酉　上親傳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祭香祝○傳于政院曰下諭事臺諫時方論啓然予意非欲勿刷唯欲其不至騷擾而

已下書可也回啓曰下書當依傳敎發送矣但臣等聞之自推刷令下避役之民投入諸刹不知其數推刷之吏不得躡足於其間今若只以村民里胥循例刷出則雖明知投入者而決不能詰且都監旣有事目而又如此下書則非但外方之官莫知所從而終無推刷之實況今諫院方論啓而使速下書恐非聖王樂善言重臺諫之意也請停之 傳曰姑停可也

庚戌 上御夕講○弘文館副提學鄭裕等上劄曰伏見 聖敎搜括僧徒之事是特 殿下不思耳苟思之寧有是敎耶夫軍籍不爲則已爲則必刷僧徒僧徒不刷則已刷則當使守令而刷之今者方修軍籍刷民急而刷僧緩方刷僧徒任里胥而不任守令是何厚於僧而薄於民信里胥而不信守令耶政令之顚倒莫此爲甚且旣酌建軍籍節目頒行八道則朝廷上下四方萬民莫不聞而知之矣當以已成之規付諸委任之臣責其成效而已其施爲之際細碎之事固不可一一而憂之又不可續續而更之今也以宦寺之言憂僧徒騷擾之弊將更

下諭於八道則是驅吾民於深山之中而助成緇流之聲勢也其與國家設局籍軍之意不亦異乎今民之貧殘饑羸流亡播散籍名於軍簿而使一族隣保有不得安息者不知其幾也殿下之所憂不及於此而獨憂丐乞僧人之定軍者恐有偏係之私也且住持持音云者率是桑門之桀黠者倚恃恩命偃然高居號令諸山唯意所欲而所謂里胥則類皆村民之賤懦者其能接迹於山寺而推出其無役之僧乎雖使守令親執其事猶慮其脫漏之多況於里胥乎今者諫院論之政院啓之而殿下只下姑停之命不賜快允之敎臣等職忝論思之地不忍含默以速不匡之罪也答曰不允

辛亥 上御朝夕講○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壬子 上受朝參御朝講○禮曹啓曰先農祭時刻 成宗朝癸丑年 中宗朝癸酉年依常祭享時率用丑初一刻至己丑年因有改擇之命引 玄宗開元例未明一刻侍中板奏外辦質明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之文定卯正四刻行事之儀啓下施

行又考宋太宗端拱元年正月十七日未明三刻帝服衮冕執鎭
圭親享先農以此觀之則不必拘於常祭丑時一刻但 先王
朝雜用二時凡祭亦有定時該曹未敢擅便從一款取稟且五
禮儀註內奠幣後降復位薦俎間仍立版位乃其定禮丁未年
初享 宗廟時因大臣所啓薦俎間權定跪禮以俟薦俎之畢
至今仍行不改以一時權宜遽改定禮似爲未安何以爲之傳
曰先農祭時刻依 成宗癸丑年例可也奠幣後降位事議于
大臣○大臣等議丁卯年初享 宗廟時 殿下年尚幼冲故
啓定跪禮今當依禮文行之 上從之○傳于政廳曰授人官
爵只從請托不由公道事每於經筵啓之左右入侍宰相孰不
聞之而略不矯弊其無愧耻之心耶自今以後務從公道擇人
用之可也以李浚慶爲兵曹判書金澍爲司憲府大司憲朴忠
元爲成均館大司成金添慶爲司諫院正言
癸丑 上御晝講名對
甲寅 上名對○午時太白見于巳地

乙卯三公令撿詳啓曰先農祭時刻禮曹取稟依 成宗朝癸
丑年丑初一刻爲之云野次經夜未安古之帝王未明前一刻
或爲之三刻或爲之出宮行祭時刻令禮曹斟酌近定何如答
曰如啓○全羅道順天等十餘邑地震
丙辰 上親傳文廟釋奠祭香祝
丁巳 上御晝夕講○日暈色內黃外白
戊午以李夢亮爲清洪道觀察使洪曇爲承政院都承旨成世
章爲左承旨閔應瑞爲右承旨南宮忱爲左副承旨尹釜爲右
副承旨俞絳爲同副承旨○上御夜對○日暈色內黃外白夜
月暈色白
己未傳于政院曰客使頓無還意我國帑儲虛竭以有用之物
換彼無用之物此所以略節許貿也客使不滿其心留滯如此
何以處之得中乎其命招政府六曹叅判以上判尹弘文館長
官會議○沈連源尹漑任權尹思翼安玹朴守良趙士秀申瑛
李光軾鄭惟吉鄭彥慤沈通源沈光彥鄭裕等議啓曰貿倭物

事朝議已定國書已具若更改則虧損多矣然不可迫逐彼君
知朝廷之議定則自當散去矣答曰如啓以壬寅年事見之當
初許貿太略纔十分之一此亦未安之事也○日微暈夜月暈
有白氣如雲自艮方至貫索星暫時而滅
庚申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日微暈
辛巳上御晝夕講○夜三更歲星入月中不見星光四更乃出
壬戌政院啓曰岏(鳳城君名)妻在喪致賻事傳敎矣然岏罪重恩禮
不可與他王子同故啓之傳曰鳳城君雖騰於奸人之口而別
無所犯況 中宗朝甄城君亦以如此之事被罪其後復職而
賜來於 夫人今之致賻豈不可乎四啓不允○憲府啓曰岏之
罪逆已絶於屬籍而今者其妻遭喪卽命致賻物情駭愕請還
收成命答曰鳳城君假使奸人籍口非自爲之事也不須改之
不允○以沈守慶爲弘文館應教(守慶沈貞之孫也人品淺露村器細瑣只有文墨小技暗
於是非不喜善類未免有乃祖之習士論一不取然一家之內兄弟相資以濟貧乏此可稱也)○日微暈
甲子憲府啓曰評事乃節度使幕僚商度兵事謀議軍機所係

非輕平安道評事金乃雍性本庸鄙到處不謹如此之人決不可差遣請遞答曰如啓

乙丑上御晝夕講

丙寅上御晝夕講○諫院啓曰利川府使李洪男日以醉酒爲事至於使酒貽弊民甚苦之今當民事方殷之時不可在職請罷兵使水使在 祖宗有以文官交差者實有深意蓋以武人雖善於弓馬而或不能撫綏軍卒也今之議者曰文官可爲兵使而不可差水使然 祖宗朝亦以文官爲水使請兵水使以文官交差監軍御史之設猶中朝巡按之制立法之初皆用侍從之人法度漸弛爭相苟免不得擇遣故下去之後或有失體之譏議者以爲自下注擬故如此若自 上擇出入臺諫侍從之人特命差遣則庶與立法初爲相孚而軍民蒙惠云此議深合救弊之事故敢啓答曰李洪男只遞餘皆如啓○夜黑氣如雲自東方至西方横着良久乃滅月暈右珥冠

丁未 上爲 兩大妃上壽于康寧殿○夜月暈

戊辰上視朝膳于文昭殿夕膳于延恩殿○冬至使閔箕還自京師箕上皇朝聞見事件其中有御史王崇茂劾嚴嵩之疏帝怒削官二級貶外其疏以爲臣妻子尚少父母已老臣知言發而禍至區區之心欲救朝廷云蠻夷猾夏老賊秉柄中朝其亦危哉然以帝之不明嵩之凶悖尚不殺崇茂中原之厚可見也時人皆以李芑比之嚴嵩其凶暴貪賊之狀緊乎相似而殘忍之心芑尤甚焉一言及己禍輒隨之嗚呼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芑也得保首領嵩也年將八十斯民無祿適丁一時其天地之厄運歟○禮曹啓曰給書契於客使則客使曰書契內銀子等物依舊價事懇白而貴國不聽以新價貿之新價乃吾輩所不欲而强錄於書契不可受也本曹官員謂國議已定書契不可撓改反覆開諭宣慰使亦反覆言之而終至發怒走入房內本曹官員不得已其書契結裹置諸卓上而來日本使臣於 中宗朝多有凌辱之事人情至今駭憤今此使臣所爲悖理不可以其言更改國書使大臣議處何如傳曰如啓○大臣議客使商物以新價定給之意該曹非不通諭而至於發怒甚爲悖理矣必與之磨勘而授書契則終必不得亦無前例不可撓改傳曰前則客使價物彼我商確而爲之今則直給新價使之發怒反受其侮於事體不合其以

舊價給之○以曹禧爲通禮院左通禮禧南人之麤暴者嘗宰莅長古阜羅州星州四邑皆以貪暴著人皆唾鄙不容士類久矣及宋世琦執政得拜階梯職南人之比麗至於此也李彥忠爲司憲府持平李戡爲弘文館校理集

已傳于政院曰今觀司憲府公事私奴要光以新造寺刹當全家徙邊矣近來外方之人爲其父母墳造草幕守護不可使奴子居之故使僧人居之也其主所爲奴實不干而論以全家未便非但此也前日淸洪道亦有如此公事此人及淸洪道人並不罪之何如其問于大臣○大臣議要光所創若非自己所爲則推論其主似當而淸洪道已斷之人則今不可追改以啓愚民違禁故犯之路傳曰新創寺刹非爲佛也人爲父母欲守其墳墓也且以主之所爲奴反受罪亦不無寃悶此公事及淸洪道公事皆入之當見而處之○上移御于昌德宮 三殿亦移御當 仁宗在東宮之日東宮失火盡爇至是重創故移御也當 三殿移御之時有一小男兒着淡紅衣乘小轎使靑衣近仗肩出自內序列于宮女之前隨駕而行直入移御之闕是乃淸原尉韓景祿之子也觀聽駭訝

庚午以司憲府公事傳于政院曰公事內結草幕經三四十年

之久者皆謂之新創而罪之寬憫不少並放送其全家徙邊人
等減一等可也○政院啓曰私奴則勿推其主治罪事昨已下
教而今則泛然命放私奴何以爲之敢稟傳曰奴子無罪故令
罪家長而奴子旣已放送家長雖似脫漏已決公事不必追論
○三公啓曰今月初八日京師地震慶尙淸洪道亦然而星州
尤甚頃者月掩歲星其占爲年饑之象前冬酷寒今春深尙寒
雨麥凍傷亦無豐穰之望此皆由於臣等無狀在重位故也
天災如此自 上所當敬懼而浮費之事亦可省也親耕大禮
率先敦本非爲遊逸勞酒宴亦是盛禮在所不得已也功臣供
饋則請勿爲之客使銀價從其市直有似商賈依舊價貿給之
教至當但當初該曹非不言新價也其時則無雜言今當臨發
請依舊價其意以謂臨發佯怒則國家必給矣今若給之則是
陷於術中矣且國書已具送至館所又取而改之則國體虧損
且未滿其意佯爲發怒而輒改之則後弊不少書契內銀兩則
定數而胡椒丹木之貿不爲定數胡椒丹木加貿則通計布

三百餘同五十匹爲一同而幾准於銀舊價之數也如此則庶滿其意
而書契亦不可改也答曰地震尤甚於慶尚道自上日夜憂慮
豈大臣之過哉春候如冬兩麥皆將不食百姓以何物生活乎
省費之言亦當但親功臣存者有幾非他宴樂之例為之可也
客使處當初給新價事及屢開諭而給之則雖夷狄豈至發怒
乎前者新舊價與凡事皆數數啓之今則不啓而為之以此見
之該曹直給新價使彼發怒也他國之人結怨而歸豈無後弊
而於國體為如何乎此所以傳教之意也如啓為之且親耕大
禮已定親蠶不須同時而後若可為則今姑勿行何如三公回啓
曰農桑一體故一時並舉親蠶豈有各別糜費之弊乎答曰近
來災變連綿雖盛事非所當為之時也親蠶豈無糜費乎
辛未宣慰使李戡啓曰安心東堂處胡椒丹木加貿事及屢開
諭其人猶怒欲棄書契即刻發行以及副官之行云觀其勢必
棄書契而去臣姑止其行請速為處置傳曰隣國以信義為大
而徒以物貨交易爭之悖理如此招三公及該曹堂上議之○

諫院啓曰倭夷巧詐莫測加以貪求無厭充慾爲難然旣爲隣國信使相通待之之禮其可忽乎然待之過厚則驕過薄則怨折中二者之間使不至於驕怨可也今者客使事廷議不一以爲不可優給者彼之欲無窮而我國之貨有限以有限而供無窮非可繼之道以爲不可略給者自 祖宗朝厚待之而至於今日待之太薄非交隣之道二者之論皆出於爲國之誠然自上特命加給舊價慮遠之計非臣子之所能及但其因怨而加給則益長其驕縱輕侮之氣大臣之議固爲切當然彼以貪得爲心若給舊價亦少解其怨矣彼此之間處之極難大抵交隣之道兩情交通可也彼人言於宣慰使者非一再而該曹多不上達至於臨行發怒使國書棄之空窯而不受然後不得已而啓之亦豈得辭其責乎且我國之紀綱板蕩人不畏法凡小小之事皆通彼人倭奴之驕縱皆譯官之所敎也上官都船主等差任譯官依律定罪且彼人含憤蜂蠆之毒不可不慮慶尚左道兵使金僩宗年老才衰固難禦侮請遞新兵使各別擇差答

曰客使事該曹自初誤處故致彼褻慁損國體自上痛心矣
使遞之可也譯官護送後推之○憲府啓曰國家所恃而為治
者法也法一撓改則民無定志國無紀綱亂亡迫之可不戒哉
新造寺刹之罪載在大明律犯流者全家徙邊乃我國常行之
令典故臣等以此照律已蒙允下行移本道罪律已定決不可
撓改以啓無窮之弊請依定律近年災變連綿月掩歲星京師
地震清洪慶尚等道又同日而震星州之震近所未聞親耕大
禮雖不可廢而供饋功臣固非汲汲之事請勿行答曰功臣供
饋忠勳府已啓而近不為之矣為佛新創寺刹則法當全家徙
邊此則只為父母結幕守墓而加以重罪不無冤悶故自上末
減矣不須改之後累啓不允○宣慰使李戡啓曰臣將傳教之
意拯為臣言反覆開諭則安心東堂所答之言萬無容受之理
都船主橘盛廣之所答亦與安心無異其言大槩則七朔留館
欲依舊例受價而新例則新王所不知之事若以新例則欲還
賫去故請受空書契而以新例為書契迫令持歸隣國之間前

後頃殊不知何故如此今已日暮請速發行宜改修書契追送于釜山浦云臣觀其意非實受空書契也正欲售其計也傳曰宣慰使到館語之曰我國亦新王即位凡法制亦皆新立故物價以新例爲之矣柰何不顧賓主之禮發怒若是耶且吾今已拜辭更無可爲之事然將此意上達則必命修空書契以給之宜留一二日持去可也○領議政沈連源禮曹參判鄭惟善參議李夢弼等詣賓廳啓曰特許加貿彼必心感而貪欲不已要索重價佯若發怒其實則萬無受空書契之理今若改修書契則非徒虧損國體使彼窺我輕重大啓後日陵侮之心其弊無窮宣慰使已爲肅拜不可更啓云則彼當受去答曰虧損國體亦已多矣 祖宗朝待夷甚厚依舊價事客使非一二言之而該曹誤處至爲非矣今當言於客使曰我國王新立故初以新價爲之而他國使臣皆留故示其大度依舊價給之矣連源等回啓曰依舊價給之則不得已改修書契改修書契則非但有後弊虧損亦多故胡椒丹木加貿使准於舊價之數則彼必受去矣答曰他國

使臣苦留懇請故如此爲之之意權辭言之而改書契給舊價可也

壬申宣慰使啓曰臣以傳教辭緣反覆開諭而安心東堂與都船主之言愈出愈牢斷無聽受之理棄置書契今朝欲發行云傳曰知道給舊價之意禮曹官員已諭之耶客使累月苦留之意自上未安故特給舊價而又何以如此乎欲受空書契則當爲成給事亦開諭可也且客使先發書契隨後成送命議于大臣禮官尚震議客使胡椒丹木之價若准銀舊價加給則其忿稍可消而今聞加給之數猶不滿其慾至欲棄書契空還國家之取辱極矣臣意以爲不給則已加給則不可太略徒激其忿今若快加其數慰諭而遣之柔遠之道得矣尹漑議與連源同

○上御朝啓于宣政殿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大臣令舍人啓曰今以客使之怒給舊價而改書契已生其驕縱之心又因諫院所啓以兵使金僴宗爲年老衰耗不能禦敵而遞之則彼人或聞之其心必以爲畏懼而然也驕氣益長豈合於事體乎

備宗箇滿臨遞而以軍籍不遞諫院必不覺此而啓之客使入
歸後請遞答曰如啓○傳于政院曰近來災變連緜如此之時
舉大禮誠為未安然已臨迫不可全廢進箋陳賀勿為何如其
議于大臣且慶州永川等地盜賊竊發彼非必皆惡人也飢寒
切身至於如此擇慈仁恤民之人遣之則自然可化慶州府尹
李純亨其遞之以他可當之人差送因經筵官宋世珩所啓有是敎並議于大
臣沈連源議親耕乃是盛禮自 上雖謙讓進箋在所當為慶
州乃新羅古都而一朝灰燼災變之大者盜賊竊發愈久愈熾
不能感化之所致也如吳謙宋純輩特命遣之則庶可復舊而
弭盜矣宋純雖有名於時別無才能性又麤鄙心不好善見棄於士類久矣獨為宋世珩所重結為死生交純之竄也世珩雖不能救其還皆其力也純嘗結慶尙道官者裵欽欽在近密者也純由承旨特拜慶尙監司欽以見父受由往金海地純請欽家極其懽謔欽父乃吏胥也纔鏞纔搵庭不旋馬純以道主匍匐如入公侯之門從欽請曰願謁尊大人欽與純相結謂禮固當然不少讓焉欽父獨蹋地大呼曰天分耶地拆耶今日是何日耶女不自容焉純之處心持身類如是尙震
議曰近來災變之作比舊倍甚然親耕乃率先敦本盛禮既舉
則進箋陳賀并不可廢也結綵呈技大張勞宴則固有所未安

慶州等處所謂羣盜者亦是人耳若得循吏奉宣德敎則化頑
爲良不難如宋純吳謙李潤慶俱以才賢流落荒野宜特賜宣
名責以盡忠愛民之實尹漑議親耕一事在於敦本孝先殿
下卽位初舉盛禮不可草草行事因此一事益存敬畏之心更
戒怠忽則恐或無大害也然猶未安於 聖懷則去其結綵呈
技等事何如慶尙一道水旱之災甚於他道慶州館舍之火亦
非尋常 聖念深軫思得賢臣以莅之其慈祥愷悌能體 聖
意者無如李滉而此人有學問可常在經筵侍從以備顧問吳
謙可當而時在罷散不敢薦達傳于政院曰歌謠結綵及勞酒
宴依左右相議行之慶州府尹以吳謙差遣○禮曹啓曰給舊
價事開諭客使則答曰舊價之給感國極矣但胡椒丹木只許
略貿寧受空書契云傳曰銀子壬寅年約條使不得持來我國
亦當依約條矣彼輩以爲新王所送故特許貿之又請舊價已
給舊價而猶爲未滿寧受空書契彼雖夷狄何無禮至此乎以
禮曹言據理諭之○禮曹啓曰卽將傳敎意招上官都船主仍

言爾等雖夷狄使於隣國何肆無禮至於此極乎以此責之且
諭空書契成給之意則專不辨答但云胡椒丹木加貿以給則
即發去此請不聽則空書契明日内當成給云故取稟傳曰彼
豈欲特空書契而然耶然自願成給試給之可也
癸酉宣慰使李戡啓曰臣以傳教之意反覆開諭則安心僧與
都船主以胡椒丹木加貿爲請空書契則不對臣諭以朝議已
定於新價故已修書契而自 上特賜舊價恩莫大焉爾等不
即感激歸還猶强請不已爾等亦知禮義之道而何不顧廉恥
乎汝欲受空書契故依汝言修之云則安心僧怒形於色曰兩
國相交不知幾百年若欲不交而成給空書契則當任其處置
矣前則過厚今則過薄自交隣之後果有空書契乎臣答曰此
非朝廷薄於日本而然也爾等違約多持物貨所當一切不貿
而特以新王所遣故過半貿易是果謂薄待乎臣反覆諭以當
給空書契則輒曰欲絶交而如是乎云云其意盖欲留連以售
奸計而試朝廷之淺深也傳曰知道客使初則請受空書契而

又請加貿胡椒丹木是欲試朝廷之淺深也令禮曹幷持空書契及所改書契初給所改書契而猶爲發怒則直給空書契曰此非朝廷之意乃汝等請之故也○日暈夜坤方如火氣
甲戌諫院啓曰臣等以慶尙右兵使金億宗年老才衰啓遞而大臣反以增益倭人輕侮之心且以軍籍之事啓請乃任所啓之意可謂切當矣然以臣等所啓之意言之彼倭人之輕侮皆出於邊將之非人邊將得人則彼人自服矣當初億宗爲兵使一國皆以爲未便豈獨年老才衰而已哉以此將守邊而欲折倭人輕侮之心不亦難乎况軍籍之事亦不可不擇人而付之也當今之時豈無善處之道而欲以億宗之不適鎭服彼人之心乎人之所見各有不同非以大臣之言爲不可而只陳臣等之所見故敢啓答曰金億宗不久當遞故依大臣所啓而乃任矣不允○三公令撿詳啓曰自　上命持二書契而試之彼之欲受空書契者非眞心也胡椒丹木欲加貿之意也自　上反覆開諭而少無讓遜狡計益肆請給空書契而從之答曰當初

請舊價之時若給舊價可無他語矣胡椒丹木加貿之意已言之故彼欲加貿也不可經給空書契使激其怒

乙亥諫院啓曰慶州盜賊竊發出於飢寒爲今之計莫若撫安但吳謙有八十老母赴任難期請遞謙而新府尹催促赴任答曰如啓仍傳曰慶州府尹則大臣所薦如宋純李潤慶有之矣不可遽爲收敘李滉則有病他有幹局者擇差可也○以申光漢爲議政府左贊成金光準爲右贊成宋贇爲弘文館直提學鄭浚爲典翰

丙子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慶州盜賊竊發此由貧窮而然也自　上命薦能化之人凡敎化必積累而行之以前薦之人斟酌用之何如宋純無罪陳復昌以爲交許磁而其後磁罪稍釋而純亦蒙放宰相之人不可久棄李潤慶亦無罪犯其時只以門外黜送爲名黨謫之人皆放而門外黜送獨不舉論誠可惜也侍講官任鼐臣曰臣聞淸洪道福川寺有官帶率葬眞稱内使以居民田畓指爲寺社之物盡奪民家牛馬而

歸星州寺僧往于靈山居寡婦之家托稱父耕寺田成群作黨刼之多端民皆怨咒且官輩之下歸各道名爲刷僧而徵紙於僧令各官出馬輸轉頃者中和郡守金德龍被推後以簿待官者命推外方待中使如恐不及官寺僧徒橫恣閭閻侵漁百姓如此之事另加推覈然後無中間作弊之事而民情亦快矣○上御晝夕講三月

丁丑朔政院以開城府留守韓崹書狀府居別侍衛洪淑告府民安莫同等十二人謀逆事也入啓曰今日齋戒也凡公事所不當入啓而此乃告變之事故敢啓傳曰令觀書狀此人等事似不緊矣然告變之事令禁府拿鞫義禁府承命拿來三省交坐推鞫則洪淑招服誣告之狀用反坐律刑之○日微暈

戊寅諫院啓曰近來倭譯官輩專不畏法國家大小之事皆漏洩於倭人倭人知我虛實極爲痛憤前日所啓上官都船主房直及差任譯官非護送之人乃在京者也客使已發請下禁府窮極推鞫依律定罪以懲後人伏見傳教之言曰天文醫書乃是雜術之書不可印出而盖印官徒費粟料使校書館官員監校云

天文醫書雖曰雜術而伏羲之仰觀天文帝堯之欽若昊天帝舜之在璿璣玉衡莫不以此為王者之急務也未聞以雜術而廢之也至於醫書則神農之所著黃帝之所講伊尹之所傳而朱子於小學書中亦載其不可不學之言未聞以雜術而廢之也我國地隔中原書冊甚稀不有印出則欲學其術者何所據乎且天文醫術之書所用文字與儒書不同必別有工夫然後可能通曉況中國之板本多有誤字幾不可句讀若非專業能通之人則校正極難天文之書若有誤字則其於觀察之道已為不盡而況醫書則一字之誤一畫之差寒熱殊證錢兩乖劑死生之機即決於此尤不可小忽也臣等聞之在 祖宗朝校正誤字非徒付之於校書館亦令弘文館官員校正故弘文館為之一會校正又有輪番親詣校書館校正之例且校書館官員誤印之罪其律非輕近來所印之書多有誤字不能讀過豈不寒心今者既不能復 祖宗之舊規則寧付所業之人而校正可也二人之料不至甚多而一字之誤所關非輕豈不可慮乃

給二人之料使之校正俾無誤字不然則復 祖宗之舊規亦
可也答曰如啓
己卯 上御朝講典經金鎮曰臣聞以各官寺社田推刷之事
内官下歸濫雜下人托稱寺田冒占侵虐平民傾家產而輸給
自去年大風雨兩麥皆已枯死民不聊生又有此弊極爲寒心
傳于政院曰内官之作弊者先罷後推○以任獨亨爲慶州府
尹金貴榮金弘度爲弘文館修撰○日暈兩珥抱冠戴色内黃
外青夜巽方艮方如火氣
庚辰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凡用兵當審國勢今兵食
俱乏災異不絶所當恐懼修省之日固非興師動衆之時前日
野人問罪之事朝廷共議臣不能止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
時我先失道而敢興憤兵彼人先知少壯皆走而徒殺老弱無
以示威而益招後來之患矣尹春年曰前年伊應巨島之事識
者當初皆以爲不可自 上不勝議者之言而設之未幾骨幹
作亂今宰相謀議以爲當興問罪之師野人雖頑豈不知曲直

乎若或不勝則是再受其辱也且士大夫或傳許琮北伐之時盡率其子弟而行許琮由平安道而入成俊由永安道而入北征之後琮使人於俊而請相見俊謂其使曰朝議已定相見更議何事遂罷兵而還其後琮上來俊則仍爲兵使及俊遞還琮出見於迎曙驛曰令公活我俊入來之後琮用心而死云俊嘗謂外孫韓亨允曰許琮遇成廟而猶懷如此之心汝輩他日立朝不可喜用兵也夫琮之爲人至今可稱者也人言如是用兵其可輕乎

史臣曰許琮有風節非但善用兵者成俊爲人操心忮險不無後世之公論設有此言亦其爭功妬害之性至死而猶未已也

且古者用武士以人物賢否而今則能結宰相然後用之武士之爲守令者厚賂權臣輒陞爲兵水使故侵漁之事不得不爲今朝廷有用權可畏者臣何敢盡言乎

史臣曰既當得言之任則雖鼎鑊斧鑕猶不避豈以用權可

畏而不發所當發之言乎況當是時貪縱用權勢熖可畏莫如尹元衡而春年以族姪結為腹心似若不知有權臣阿附欺罔之罪亦見於此矣

今之人亦云察訪之價細木八同別坐之價六同奴婢則七八口田畓則十五石種落處以此見之世道亦可知也且內價外價之言(內價乃納賂於內以要受點者也)士大夫公然言之如此之事自上尋常省念則奸細之徒自當畏戢矣○沈連源議倭人巧詐有餘雖照點人數隱伏船內不能詳悉徒取憤怨而無益於事依舊例大中小船尺量定數給料似或無妨尚震議倭船尺量又點船夫雖載於海東諸國紀而其後欲防三浦倭代點奸僞只量船體分三等定船夫之額不復點數而給料行來已久甚得事體今亦依該曹所啓特從其請因作後式允合對夷之道尹溉議曰對馬島歲遣及日本諸酋遣使受職倭等船大中小既定其數則給料亦有定數不必照點人數而丁未年約條必及於此者不欲其數外多來以致留浦之衆多是不為無計也彼

之不欲照點者臣不知有何心也而人言點數時軍官譯官人等強索人情故彼欲不費人情而有此請也若果如斯而已則雖約條所載而聽之無妨傳曰依議爲之先是禮曹以倭人大中小船依舊例尺量定數給料事議于大臣

辛巳諫院啓曰近來宦官之輩縱恣無忌憑籍公事務濟已私無所不至一國之人莫不痛憤今者慶尚道作弊宦官經造作啓之而自 上特命先罷後推明斷如此孰不感激臣等聞宦官五六人無公文下歸出入各官小不如意鞭撻隨之一道騷然其害甚於慶州之賊請下問監司使窮治騷擾作弊者之罪答曰宦官事公論如此故令內侍府察而啓之矣 ○憲府啓曰寺社田畓還推之際內官及內需司作弊多端濫奪民田無所不至以累 聖上光明之治物情莫不憤鬱今者福泉積山兩寺田畓成案次知內官自 上命先罷後推凡在見聞孰不感激但內官承內旨恣行胸臆泛濫作弊一至於此若不懲一勵百則無以立紀綱而杜宦寺橫恣之漸請下禁府窮推依律定

罪啓曰作弊內官既已先罷後推亦足懲之且依諫官所啓監司處下書矣不須下獄推之後累啓不允○月暈夜東方南方如火氣坤方有火氣

壬午傳曰武科別試覆試規矩無前例今者文科既不講經武科亦不必講書矣但前例皆有講此意遣史官議于大臣○上
御晝夕講○沈連源議國家以武科出身之人參用於牧民之官若用不知書者則其於治事豈不難哉武科之講書以此也別試乃一時特設之舉雖不講書亦似無妨尚震議今此別舉特為覆試者欲選實才俾無僥倖也文科與選之士至製六篇雖或不講與講無異至於武舉則不然目不知書者容或偶中於國家取人之道亦失其本意宜令該曹磨鍊講一書入格然後許赴殿試似合特舉之盛意尹漑議武科專取弓馬之才若不講書則不知姓名者亦或冒參將焉用之此所以前無不講之例也況別試所講四書五經武經七書中只自願一書則其所講例不過一卷書并與此而廢之恐非取士之良規傳曰依

尚震議為之

癸未以金弘度為司諫院正言弘度小年連魁進士及文科名揚一時驕誇之氣不能自抑交結金虯等浮虛之流互相推薦進退人物畧無顧忌識者皆知其不免也

丁亥上幸東郊親享先農親耕籍田駕還受耆老儒生官妓等所獻歌謠御宣政殿受百官賀頒赦

戊子上御仁政殿行勞酒宴奏女樂親耕後例行勞宴承旨史官諸執事官農民入參

己丑禮曹啓曰慶尚一道自去年秋初不雨冬不下雪兩麥露根凍傷殆盡各道中尤甚請下諭本道監司疏決民冤且京城畿邑雖有下雪之時微洒旋霽無望潤土近日西風連吹日候凄冷向陽之處亦無草芽至於慶州彥陽梁山金海四邑官府近處無可討水令百姓呈狀者納水一器以繼日用其他列邑一様旱極村落蕭條不見人烟民間儲穀一空細布一匹直米二斗加以道内軍籍之擾人民流散假令得雨亦難耕種災已迫矣豈可計時早晚請下送香祝處誠祈禱期於得雨京城畿邑

及各道災甚處隨所聞一槩舉行傳曰近來衆災偶發今年旱災又如此所啓之言不忍聞之京城畿邑各道雖或雨雪皆不洽足況西風連吹邊為旱乾慶尚一道如彼其甚計無所出罔知攸措如啓○傳于政院曰今年日候至今寒冷旱災如此農事可慮減省浮費事言于戶曹

庚寅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天友西堂日本副使將還本國中途而死臨死請以族親除官使得往來致祭自上旣許之於柔遠之道可矣然倭人受職之事則必待有功然後可以除官其將死求請之言豈可從之乎申光漢曰韻府羣玉前日於經筵啓請設居於讀書堂賜暇之地非可撰書之所也然見此書亦不為無益可偶一為之大司憲金澍曰成均學諭柳世茂秣馬于全州歸信寺前意欲入休寺持音僧率其徒百餘人各持杖扼世茂之項破世茂之笠幾被歐打世茂謂其僧曰汝何困辱如是耶僧曰汝雖文官我亦有王爵因打其奴破傷頭額臣等聞之不勝驚愕請下書監司問其情由各別治罪○傳于政院曰

往在乙巳年　宗社幾危朝廷離叛　祖宗在天之靈嘿佑再安　宗社其時尹元衡有莫大之功可録一等而自謙不願爲一等故録於二等此予顛倒之事也奴婢田畓可依一等功臣例加給其妻子曾已許通仕路而其妻不授職牒今日職牒成給可也且大司憲所言内官僧人作弊之事自内已爲詳察皆罪之矣全州歸信寺星州積山寺僧人等内需司已聞其所犯方推之矣時以朴漢宗爲内需司提調刻其印列于二品重其權使得直啓事掌内司奴婢僧徒之事出入内外頻張威福文移關牒絡繹于道路以僧人奴婢之故至於罷黜守令囚杖郡吏比比有之政院所不知臺諫不敢言别作一朝廷識者憂其有南衙北司之患矣○平安道觀察使洪暹狀啓義州人金成非者以男人假作女服出入人家肆行淫穢囚禁審檢乃是非男非女兩儀俱備實是妖怪之物云　上命刑曹處置

辛卯政院以京畿觀察使權纉書狀入啓曰奉先寺僧佛覺爲盜殺三人楊州抱川捕捉之時其寺首僧曰佛覺其日以供佛事不出云及其情狀已露又曰佛覺年前出去不知所在云其前後言語至爲荒唐傳曰不小殺人重罪之人隱匿教宗似不然矣

令內官宣傳官擲奸閉四門搜探且寺內僧人並點檢可也○
諫院啓曰人主之權只在爵賞之間知人安民之道不外於此
矣近來政權下移賄賂成風生民流離邦本已喪有識者莫不
寒心爲今之計使政權歸於上公道行於下賢者在官能者在
職然後庶可救其萬分之一故自 上欲恢公道丁寧之教屢
於至誠則爲銓曹者所當奉承之不暇而付之過耳之風聽若
不聞恬不動念反自奴顔婢膝於宰相之家阿意順旨猶恐不
及昨日之政皆用私請一國之人莫不駭愕夫君臣之間猶父
子也父有教而子不聽君有命而臣不從其可謂忠孝乎自
上深居九重之內不知外庭之事安知紀綱之至此板蕩乎亦
安知生民之至此怨咨乎國家之危迫在朝夕自 上雖欲救
之而銓曹全不聽從至於此其位雖尊其權反出於宰相之下
臣等未知自 上以爲有其權於上耶言之不聽終付之無可
奈何而坐視其敗亡耶銓曹徒知有宰相不知有君父臣等不
知銓曹之官食 殿下之祿耶抑食宰相之祿耶祿則食於

殿下言則聽於宰相待 殿下如待嬰兒將國家用人之權為一已市恩之地欲變今日之習則不可不先立紀綱也欲立紀綱則不可不重示譴責也吏曹堂上及郎廳罷職以革人臣不從君命之習答曰吏曹事觀此所啓至為寒心此皆予不明之所致也自 上深居九重其不從君命聽從私請事何以知之如啓時上屢教以公薦除授昨日政初入仕只有二窠以沈連源尹元衡金光準宋世珩之族姪擬至於隱逸之入如成俊元趙昱皆有六品敘用之命全不舉行物論咸以為未便方今用人之權專在御相銓曹只以官之崇卑勢之隆殺為之次第至於私作簿錄擬望之時執冊而記之雖有才行卓異之人皆不得與焉盡其漸有因自中宗中年廉恥道喪貪贖成風李沆金安老梁淵執政之日始有鬻爵之語尚未敢公然行之及李芑尹元衡當國無所忌憚開門受賂鄉相效之恬不知愧家臣妻族鄉生雜類布列庶官雖至切親必受贓獲田頃乃得薦拔甚至於官戚里之輩自謂有自天之力受黜之事亦圖媚竈言之至此時習之污下可知也已嗚呼出身既不正他日立朝皆是此等人則生民之怨苦紀綱之頹蕩何足言哉不端本而然齊末雖罷百安玹吏曹判書豈能清仕路而得人才乎叅判沈通源叅議元混正郎李大恒佐郎金汝孚與玹俱罷

○特命宋世珩為吏曹判書世珩啓曰小臣遆吏曹判書僅四十餘日特命又下惶恐罔極前為吏曹判書十六朔已為曠職今又復任至為罔極不特此也昨日政察訪叅望者金世柱乃

小臣四寸也以臣在銓曹相避不得入望遞任後見判書叅判
請囑注擬經筵之上每陳時弊而身先犯罪且吏曹既以此罷
職又代其職必有物論不可就職答曰遞之未久還授意固未
安矣經筵之上每啓時弊臺諫欲矯其弊故啓之矣勿辭再啓
曰請退待物論而後為政答曰夜已深矣勿辭速為政事
史臣曰世珩礪山人父演孫嘗為　中宗潛邸時師傅因
此有舊恩己卯年間上疏論事趍向時議丁亥朴氏之黜館
中儒生將上疏議以珩為首珩以龍籌故人不欲為疏首自
削其名後為王子君師傅及登第以與宋純羅世纘相交故
不得志於金安老執政之日及安老敗遂歷敭清要好生議
論甲辰年間自附於大尹之黨柳仁淑之赴京柳灌之觀察
關西皆大言請留且於時事多所奔走為諸人之倡及仁
廟賓天時適為承旨叅錄衛社勳盡棄其故友詰尹元衡為
腹心紨簡於小勢離裏以紅袱乘夜通之日或至再凡朝廷
誅戮之際無不陰謀為元衡羽翼之魁故李芑深挾攻己之

憾欲去而終不能焉且林百齡之妻卽世珩姪女也百齡所受
尹任之家與成守瑾之家相比而爭讒道百齡之妻構成詛呪
不道之言令世珩上告逮捕守瑾之子及家人庭問備至世珩
非推官而偃然參鞫見者莫不驚駭其爲陰險多類此且與尹
春年深結交通宮掖人皆賤惡
○以李蓂爲吏曹參判閔箕爲吏曹參議
壬辰 上親傳先蠶祭香祝
癸巳領議政沈連源啓曰新授察訪許墩臣之六寸弟故政丞
許珍之孫也臣與安玹同爲軍籍廳提調玹以公事到臣家臣
以墩雖非才行特異可堪百執事故薦之矣其後公論以爲當
用公薦今者吏曹以墩等注擬見罷小臣冒在相位不有公論
先薦族人不可在職請遞答曰自古宰相孰不薦族人乎況此
非強請而注擬勿辭○傳于政院曰 獻陵失火處雖遠於陵
室不可不爲慰安遣官行祭○上御晝夕講
甲午咸鏡道觀察使南宮淑狀啓去二月二十一日午時鍾城

地方有青紅色狀如㙗蝀起自東南漸至圍日日邊南北各有一珥東方又有氣直如練布西南又有虹蜺雙出又有白氣自東北起頭長細如練布圓圍甚大據西北半天南面亘貫日中至未時漸消傳于政院曰觀此日變疑為兵象今南北邊陲不無釁端防禦之事甚為虛踈且觀象監官員候望不詳故日變如此而不啓其推之○傳于政院曰十餘年來失稔居多民迫飢寒皆為失所至於為盜者日衆自 上軫念冀除弊瘼以安民生而為守令者怠於奉行無意勸農歲之飢荒雖因水旱亦由於人事不昏今者三春垂盡雨澤不降䴬麥傷損將不得食農事可慮幸今得雨則其勸諭列邑種子口食及時俵給毋使耕種失時事其下諭八道監司○以洪曇為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閔應瑞為嘉善大夫行左承旨二人皆親耕執事特加也 朴民獻為弘文館修撰民獻少有名譽登第以孝行擢為典籍未幾見忤李芭出為海南縣監仍遭罷斥居鄉數年尹春年訟其誣遂召入為是職自後與春年蹤迹甚密人鄙之

乙未 上御夕講○日微暈

丙申上御朝夕講○工曹判書尹思翼啓曰小臣年將八十日漸昏耗若久冒處則終誤國事請遞

史臣曰曾已誤國事者甚矣何曰終誤也

傳曰卿年雖老氣力不衰工曹閑處豈不堪任乎勿辭○右議政尹漑啓曰伏見諫院論啓之事誠爲今日救弊之藥石頃者安玹爲吏曹判書來臣家言及於用人臣薦少時友人進士李達亨有才可用宜爲禁府郎官玹答曰吾亦聞其可用後不更囑而參注尙衣院別坐受點銓曹以用私並罷臣冒忝三公之列不能革去積弊反請官人以致公道不行臣罪重於銓曹請速命罷答曰以公道可否於用人之際豈爲非乎勿辭

丁酉上受朝參御朝講正言金弘度曰祖宗朝內官不得着段衣頃者勞酒宴尙膳朴幹着藍段裏衣與綾團領略無忌憚假使內竪有功不可如此況幹也無功而如此可乎請治罪○鄭士龍爲議政府右參贊李名珪爲禮曹判書朴公亮爲承政院同副承旨

戊戌 上御晝講○上御夕講檢討官李彦忠曰近日宦竪出
使有妨於事體者多矣時宦竪之橫恣者甚熾上之優容宦竪者亦至以凶年臺諫侍從之受由者
不得乘馹而宦竪之受由者乘馹橫行且以寺刈摘奸究護事奉使者出入州郡陵蔑守令守令趨走供奉如待大賓間或有
不如意讒訴隨之自上累以爲不奉上旨者以此也中和郡守金德龍以不待宦寺之奉命者被推其間矯命
之事甚多且外方寺刹田土推刷其爲 聖德之累大矣臣嘗
讀國朝寶鑑 成廟非徒不信異端而已下人之誤入異教者
亦罪之黄海道試官以水旱癘疫爲問永柔訓導對以供佛爲
可救之方試官黜而啓達 上以爲士子學術不正下獄罪之
臣意以爲與今時異矣且一日朝參後命大臣尹弼商盧思愼
李克培出食爲民天論試入朝宰臣魚世謙李克墩李封入格
上見之云耗民之天者僧而不言此欠也大臣皆以爲朝鮮萬
世之福也今則奪民土田歸之寺刈雖非自 上所爲民間何
以知之皆以爲與 成廟異矣
史臣曰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
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者百姓或持高曾之契券或

有買賣之文籍苟涉於寺刹之故則不問久近不計多少僧徒奪之中使督之守令不敢言方伯不能啓內願堂幾至四百而皆欲使之有土田其率獸而食人可勝嘆哉

○全羅道求禮地震康津有牛生三犢

己亥諫院啓曰帝王之道莫尚於知人而知人之道莫貴於善任天下之人各異其才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用人之道各當其任可也不然何以施其才而收其效乎今者宗伯之任遆鄭士龍代以名珪名珪之爲人有文武之才（雖云能射豈合於有文武才之名乎）且有物望實爲有用之人然士龍有華國之才且知中國之事備諳祖宗之典故宗伯之任實合此人前日雖以待倭之事被譴然憂其國儲之竭出於不得已也原其本意實爲國之誠今若仍任則大有補於事大之事右文之化矣今也士龍以身有病固辭然取才及贊引之事則古亦有參判代行之例調理而行亦可也臣等非以名珪不及於士龍也只論其才之各當其任也名珪則時議皆以爲知兵用之於相當亦合物情請議于大臣

處之答曰其議大臣沈連源議君之用人如匠之用材材各有攸當人各有攸長今在廷之臣材器之長短無不洞照於 聖鑑各取其長而任之得其當則事無不治矣尚震議六卿皆學博材多爲一時所仰望鮮有偏長於一職者若論其材器之極處或不能無辨然李名珪未爲不稱於禮判已下之命固不須復收鄭士龍今雖仍任必有適之之時名珪其不得爲此職乎士龍博學強記才識雄富自 上責效典禮則果合於用才之道諫院之啓必以此也知臣莫如君二臣材器 聖鑑洞照臣不敢容贅尹漑議當務之急莫過於知人善任諫院所啓之意甚當論士龍名珪之長亦合於物情依所啓仍士龍宗伯之任責效加奬別用名珪於他曹爲當傳曰大臣之議僉同以鄭士龍爲禮曹判書

史臣曰士龍知禮孰不知禮時尹元衡以妾爲妻士龍亦棄妻畜妾傅會元衡欲通庶孽之路又與尹春年締結春年乃元衡之孚也故啓請仍任士龍富才華作詩寄健其機軸異

凡少有時名趙光祖嘗語之曰以作詩之功何不讀近思録一卷乎本無行檢五倫俱悖貪淫驕蹇老而益甚久爲清議所棄不齒於人類至是得據宗伯之任時事可知

庚子慶尙道觀察使丁應斗狀啓二月初八日道內五十餘邑地震或屋宇墻壁墜落或山城崩壞自地震後有大風又有非烟非霧散布空中不辨山野天日黯黮或有怪異之物自空散落有如葱種有如雞冠花實有三觚如蕎麥子皆內白外黑至三月初六日而止全羅道觀察使曺光遠狀啓二月初八日順天等十餘邑地震傳于政院曰近來衆災俱發不知何以有此歟且慶尙道來如葱種之物令內農圃種之

史臣曰天災地變物怪無日不現無處不有而南方兩道六十餘邑同日震驚其變尤甚迫切之憂不朝則夕而朝廷上下怡怡如太平之世識者憂之

傳于政院曰今者久旱無雨徵當覲今二十七日諺云下雨日也旱災迫切則行宗廟別祭前例考啓○諫院啓曰今者復立禪教

宗非自 上崇佛之事欲有統領以袪民弊也而無知之輩妄
疑崇奉其驕縱之狀固不足言至於藏匿罪人陵辱士大夫極
為寒心今者佛覺殺一家三人乃大逆不道陵遲處死自有其
律而奉先寺住持守真藏匿不出詳具於京畿監司之狀聞者
莫不痛憤請令京畿監司論以強盜窩主之律且全州歸信寺
僧陵辱學録柳世茂至於持杖擁立扼吭打腮裂破其笠本官
欲推問則持兵相戰極為痛憤請令全羅道監司推問治罪以
革僧輩凶悍之弊答曰佛覺事自 上亦為駭愕守真以其日
忌晨齋不即捉給罪人果為非矣彼僧亦知幾先逃豈有守真藏
匿不出之理乎遂劳者之事不可論以窩主之律也歸信寺僧
已令内需寺移文捉送不久當来其罪現著則移刑曹推之不
晩也歸信寺僧再啓依允守真事兩司啓之幾涉一月始命下
獄又不允以窩主之律兩司更啓依律終不允○日暈夜流星
出北斗魁入東井星長六七尺
辛丑 上御晝講○傳于德山縣監李文衡以濫刑永不叙用

海美縣監梁應台以欺罔君上先罷後推事下義禁府德山居內需司奴希孫以盜賊窩主被囚而訊鞫之時例用亂杖故文衡杖其兄掌致死應台以捻殺官不親往報以病死自上震怒故罪之如此

史臣曰近來內需之奴雖微細之事稍有不快於已則構辭直訴于其司內豎朴漢宗名稱提調隨意啓達略無忌憚自上亦以先入為是推治州縣之吏必抵深重奸細之徒憑依擴肆報復嫌怨惟意所欲凡干內需奴之事守令莫敢誰何惟謹避之逋逃背役輩為淵藪自成一區擧朝竊歎痛累請明莫此為甚末流之弊將不可勝言

○以李名珪為知敦寧府事鄭士龍為禮曹判書

壬寅 上御仁政殿親試文科問以治道既出題幸慕華館試武科

癸卯有物自空而下有如草木之實有如莠稗之實或方或圓或三稜或如大豆或如小豆或如來牟或如蕎麥藍實葱種菹子椒仁稻米䓍子皆微具其體○傳于政院曰近來衆災俱發

旱乾又如此今年耕種亦難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雖曰文具避殿減膳常欲為之農桑雖皆本業豈必強為親蠶且必有宴享之禮豈可安心為之乎退於明年可矣退親蠶及避殿減膳事遣史官言于大臣且今年以軍籍百姓怨咨倍於前日今觀監司狀啓百姓流離至於採麥根而食之云軍籍雖不得已而如此之事至為未安政院回啓曰今承傳敎不勝感激非徒災變連綿自秋旱乾春序將盡絶無雨徵農事如此無望秋成其悶可言災異之生亦足驚矣大抵災變之作古或有之至於此變在古未聞請令弘文館詳考古事以啓傳曰災變至此罔知所措其令弘文館廣考以啓○憲府啓曰內需司奴希孫雖犯強盜窩主之罪而未有現贓則當徐徐訊問依法定罪而李文衡遽加亂杖至於殞命梁應台亦當親自檢屍而委諸下吏輒以病死事甚駭愕但人主之譴責臣下必以情然後人心咸服矣若以一時之怒加之不情之名則徒啓無窮之弊矣律文有檢驗不以實者自有其律以其罪罪之則應台亦當甘心受之

矣今以欺罔君上至於下禁府推之豈不舛乎請改捧承傳依律文治罪荅曰依所啓改捧承傳○諫院啓曰武班無異門蔭之人故以之爲宣傳官部將皆私請也以之爲守令兵水使皆私請也是以割剝者顯廉謹者棄可用之人流落於村野者不知其幾也用人之權在於吏兵兩判書而今之判書不能擇人而用之惟視請之高下而注擬焉此則吏胥之任也自 上知之而不能禁故自七八年以來政權下移用人失當內之百司外之守令兵水使皆不得人焉割剝是事黎庶流離民怨於下天變於上災異疊降盜賊大起此皆由於公道板蕩私情大行之故也 自上旣不能行號令於一國而徒區區於多取武科之人可謂急先務乎況式年之數不過二十八人而今之所取抑將倍之甚違 祖宗之舊規請改之荅曰有武才人當預爲培養而用之矣 祖宗朝亦有多於此數之時文武一體已出榜何以改之不允後累啓不允

甲辰領右相令舍人啓曰今武科甲科五人過式年之數中朝

科目過於三百而第一甲不過三名請以三人改正傳曰可○諫院啓曰成均館公薦之人或有不愜物望者當初公薦之意欲得有名之人而用之也今之公薦無異於私請至有自相奔競而得薦者若然則爵人之權反歸於儒生欲祛一弊反生一弊大司成非不知所薦之庸雜而不能糾擿極爲非矣請令成均館博採公論時居館及在鄕村者衆所共知有名望之人依大典節目而薦之且孝行卓异者凡可録用之人有承傳者並令吏曹爲先擇用近來百官怠於職事非徒不能解民之寃也反使民生含怨者甚多爲極爲痛心兵水使自監軍御史下去之後不得公然割剝故營中無可饋之物凡人之干請或喪需或婚需或所求之物分定于各官公然送之兵水使旣不擇人而用之只用私請赴任之後厚報其薦拔之恩聞者痛憤請令監軍御史摘發治罪答曰皆依允○文科殿試取幼學金慶元等四十一人取次中已上九科次試卷等第有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二上二中二下三上三中三下次上次中次下次上以下不許出身例也

史臣曰考校不精慶元以不學居魁選人太濫僥倖居多未厭人望

○弘文館直提學宋贊等上劄曰天災時變疊見層出水旱飢饉連歲相仍加之以天雨異物雖不的指為某事之應而悉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此正 殿下恐懼修省求言之日而避殿減膳徒應故事扶陽抑陰未聞實效雖罪關元惡而言及僧徒必曲為之護大臣啓經席之上臺諫爭闕門之外者亦非一二而不見允俞之命以逭罔赦之誅 聖治之累孰大於是今者佛覺殺人之罪守眞黨賊之惡已具於監司之狀啓所當赫然震怒命付有司明示典刑而猶恬然不以為念不知 殿下是誠何心哉夫佛覺殺人罪固大矣原情定罪則守眞黨惡之罪尤有甚於佛覺此律文所謂強盜窩主雖不分贓其罪當刑豈可置而不問以毀國法乎當初之復兩宗也有統僧徒救時弊之教朝廷上下皆知 殿下之意果在於救時弊而不在於崇信異類也到今觀之欲羣臣無疑不可得也有罪者公然托迹於

寺刹而住持為之隱有司不敢捕則彼兩宗者特逋逃之主盜賊之窟是驅一國之民而為奸宄之歸烏在其有統領而烏在其救時弊耶始焉不戒終至不諫草滋蔓而難圖悔噬臍而無及則土崩之患迫在朝夕而將不可救豈不寒心哉臣等俱以無狀之人待罪論思之地値 殿下憂災之日進 殿下抑陰之戒伏願 殿下其無以迂遠而忽之荅曰天變至此恐懼之心曷有已哉守眞若知佛覺殺人之賊而不捕則雖加重罪何惜佛覺與他僧混處故慮其枉被耳豈可論以窩主乎不允○是日朝日色無陽氣有黑氣飛上衝日大者如銅盤小者如是楪散布於東方或蔽日

丙午傳于政院曰衆災俱發旱暵方急其雨其雨日復一日頓無雨徵欲引見大臣而大臣皆有故玆未得為也求言敎旨審理冤獄事次次施行○憲府啓曰我國壤地褊小人材之少雖太比而文科取三十三人武科取二十八人永為定規著在令甲今者文武科皆取四十一人比於大比欲數倍之凡在見聞

莫不驗帖入格者三十一人以此取之不爲不足次中次上請
並削去武科亦並削去答曰已定之事不須改之後兩司皆累啓
不允○諫院啓曰四館乃士大夫初發軔之地上下之分固當
嚴肅然其爲禮也無過不及而後可以無弊矣近來困辱新來
無所不至以糞土塗面曰唐鄕粉謠言媟語終日起舞其間無
理之事難以枚擧或因此得病終身廢棄者有之非有益於國
而流弊至此莫有救者況且侵虐宴會之事前年已盡啓之矣
如朝夕之刺凡作弊之事亦多今禮曹酌其中不可廢者而存之
其外一切革罷犯者則四館掌務官及亞博士罷職進獻使雖
不可不送然 聖節使五月初生與四月晦時進去則其間只
隔一朔付之於 聖節使以除一行之弊似爲便當況咨文紙
見其禮部之咨則前日只令二三次進獻故已送二三次而今
更求之我國之楮近來尤貴今若多送則後難繼之求之不已
則將無以應之矣事大之事固當盡心然生民之弊亦不可不
計請議于大臣使合時宜且無後弊答曰皆如啓

閏三月丁未朔 上御朝講于宣政殿簾下（此後以避殿不御正衙） 正言金貴榮曰今者外方僧人橫恣日甚至率有役人入山寺守令不敢問且僧人路逢儒生逼使歌舞曰昔者汝既侵我今日我當侵汝云如此之事書諸史冊不亦可愧乎○沈連源尚震尹漑啓曰近來災變之作一歲甚於一歲今年旱氣尤甚於前年終有雨穀之異此等災異專由於臣等無狀不能輔助 聖德以致人怨天怒至於此極轉危為安非賢有才者不能古者以災異策免三公亦豈無其意乎三良予軏擢士為相亦古人之格言乞策免臣等更擢賢材以代臣等答曰近年以來衆災俱發今年旱乾前古所無怪異之變又如此此予失德未能敬天之所致豈大臣無德而然乎勿辭仍傳曰倭譯官徐壽長以漏洩機關重事已受刑三次未知漏洩者為何事便加一罪未便減死何如其議之三公啓曰 上教至當○沈連源尚震尹漑啓曰今此變異以古事觀之所不忍言其消弭之策未知何所施以當也第念刑獄之間豈無含冤抱憫而傷和召

災者乎禁府罪囚朴崇禮等犯內府財物以其律言之則罪固當死而所偸不多又未現贓姜叔謙等亦以隨從之人情狀未著而并皆三年滯繫拷訊之數或過百二十次少者亦不下七十次僅續如縷之命期於盡斃杖下恐傷欽恤之仁頃年被廢遷謫之人若干涉大罪者與用心凶邪亂政病國者固不可容議其餘或因言語之失或以形迹之似或出於構陷或發於追論或由輕妄誤觸罪罟其中豈無輕重淺深之可辨臣等今遇迫切之災莫知所措竊望特為伸理以荅天譴之萬一在先王朝變異不至此而或有疏理之時伏願深加省念徐壽長以受刑三次足以懲之今雖減死若流三千里則亦非罪疑惟輕之意傳曰災變如此伸理之事所當為之然有罪者罪之有何災變乎內府之賊 先王豈偶然計之而不分首從皆斷以誅罪乎大臣之意必以崇禮罪狀為疑矣今時人心巧詐雖分明之事亦望僥倖忍杖不服刑推啓下之時次數之多自上亦知未安然以此釋罪則不無後弊崇禮罪魁固不可輕釋為從

者可未滅也亂賊干涉者耶論被罪者可用之人則已盡用之
雖有漏落者亦豈多乎百姓在塗炭之中人君爲民父母不能
救濟豈無災變乎○憲府啓曰慶州之疲弊近來尤甚盜賊橫
行齊民困乏加以館宇焚燼爲守宰者雖夙夜匪懈盡心措置
惟懼其不克况棄置不顧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者乎府尹李
純亨前年十一月來在衿川農舍今已六朔尚未還赴當此農
時勸民耕種與夫磨勘軍籍勦捕盜賊等事皆在府尹而置之
度外略不動念極爲駭愕請罷其職准朞不叙叙時還除外任
以懲厭避殘邑之習答曰如啓○三公議啓曰進獻咨文紙事
中朝所求之物不可計小弊不遣進獻使唯咨 文紙可減數送
之前定以二千張今合送七百張矣傳曰 皇帝所求之物不可
略送准已定之數送之○下求 言教曰茫茫在上而仁愛人君
者天眇眇在下而奉若天道者君下苟盡克享之實上豈有降
孼之理顧予眇末之資叨纘艱大之業臨莅逾九年憂懼猶一
日雖淵氷在念而過咎彌彰兾見少康之或效反致衆災之

咎至乾文示異北塞之日變可驗坤道失寧南紀之地震尤愕
非霧非埃黃氣昏翳於晝夜不雪不雨土脉枯渴於冬春繁霜
荐隕已失發生之仁大風連吹無望來年之穫敲土而千鍾無
施釋耒而三農毀泣況此異種之又下實是前古之未聞理本
難窮雖未知某事之爲應災不虛生夫孰非予身之所速避殿
減膳雖曰文具之徒崇飭躬勵精實欲徵誠之遍布惟是庶事
之多累固非一智之能周賢愚雜進而名器褻歟用捨顚倒而
公道廢歟吾道不明而異端熾歟教化陵夷何以修明風俗澆
薄何以敦厚士氣之偷靡何以振作國狃汰侈之弊思所以革
之民困賦斂之煩思所以理之方恭默務圖其治顧昏貌未領
其要爰擧闢門之典用示思道之心願聞羣策之畢陳毋使嘉
言之攸伏咨爾大小臣工暨厥草澤韋布咸敷心腹而無隱雖
過激訐而罔罪其悉曉諭中外使遠近無不洞知 ○以南宮忱
爲掌隸院判決事陳寔爲兵曹佐郎李文馨爲刑曹佐郎
戊申上御朝晝講 ○京城內人家百餘火 ○學錄柳世茂上

疏請解職盖以見辱於僧徒不可忝在衣冠之列也 上答曰妄悖之僧不有朝廷駭愕莫甚當罪之爾勿辭也○弘文館副提學鄭裕等上劄曰伏見 殿下體元居正用法剛果凡人之有罪者必以其罪罪之雖在宰相之列尚不容貸至於僧徒之有罪則必曲爲之辭猶恐其不免 殿下之用法何若是之不一耶夫一日殺三人佛覺之罪重矣守眞以領袖之僧敢総黨賊之惡 殿下置而不問每歸咎於邑宰之不能挨捕臣等之惑滋甚此而不罪將致刑罰廢隳綱紀板蕩人無所懼國非其國矣豈細故哉臣等伏覩 殿下之法毀於一髠首不敢容默再瀆 宸聽答曰僧亦天民豈加以曖昧之罪乎不允

庚戌 上御朝晝講○憲府啓曰近年以來水旱連仍飢饉荐臻加以賦役煩重民不堪命流離死亡村落空虛當此之時復値軍籍係累搒問民生失業困苦之狀所不忍言切迫之災未有憯於今日而上下恬嬉不思備災之策如造成軍籍都監簡儀臺及其他權設衙門頗多軍人之役供億之費有難枚舉請

一切停罷以省浮費以應天災答曰量減浮費可也○卯時日
色赤
辛亥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守真以宗門首僧容隱
殺人之賊其不堪所任著矣雖不論以賊窩亦示黜貶然後物
情可快
史臣曰小臣畏死而不敢言大官懷祿而不能言連源以戚
里首相與國同休戚當倡為闢佛之說而委靡不競又發如
此苟簡之說可歎也已
旱災切迫日氣凄涼傾無雨徵兩麥已枯西成無望省浮費停
權設衙門之事是矣軍籍大事六年一次例也今至三十年不
為故人物流亡軍額多闕今將粗完罷之不可傳曰判事僧遞
之軍籍臨畢不罷可也○上御晝講○弘文館副提學鄭裕等
上劄略曰伏以殿下臨下有赫用法嚴明有罪者罪之可罰
者罰之雖在宰相之列尚不假借罪茲無赦而獨於僧徒之有
罪者雖罪關重大而必曲為之庇護猶恐其被罪非徒不肯罪

之又欲歸之於無罪其爲失刑孰甚焉夫有罪無罪必待其推鞫而後可知其情實今者守眞之罪初不推鞫又不敢招不知殿下何以遂知其無罪而不爲之罪耶閒奏不由於尙書而外言得達於九重僧徒之事皆由內需司直達宮禁是必左右近習壅蔽聰明而眩亂視聽此豈治世之事乎嗚呼一日殺三人佛覺之惡極矣黨賊故縱守眞之罪大矣旣不能明示典刑以正國法而顧欲以遂任之罰治黨賊之罪此不可使聞於後世也答曰守眞實知其情則雖加大罪可也以失誤之事加以大罪亦爲失刑不允

壬子傳于政院曰鍾磬廳爲正廟樂而特設也不係浮費勿令停罷可也自世宗大王正樂之後音訛品差雅樂散失尹春年與朴民獻趙晟伶人鄭希文欲修廢正訛以定廟樂而人咸憂其未窺范蔡之學難成和平之音云晟字伯陽於天文地理佛老醫卜無不涉獵隱于城市好聚人子弟而敎之又喜以醫術濟人有病問者不憚煩焉○傳于政院曰敎宗判事僧當遞令禪宗薦望事言于禮曹○掌樂院提調啓曰院主簿宋琳無賴人納贓獲于李芑韓景祿而得官以校正律管事赴中朝還來無期使令去進獻使李鐸請于禮部速得律管回還時率來傳曰可○平安道觀察

使洪暹馳啓今閏三月初二日巳時平壤失火人家二百四十餘盡燒

史臣曰西都之災蓋與京中之火同時去年慶州火今年平壤又火千年舊都不幸失火與宋衛陳鄭同日之災同嗚呼春秋之學不講於世久矣安得董仲舒劉向之徒與議災異之原修弭之方也哉

傳曰永崇殿若不遠於失火處則行慰安祭可也○上御夜對于宣政殿西廊○京畿全羅淸洪道開城府雨草種○日暈兩珥色內黃外白

癸丑上引見新及第愼希復曰爾以潛邸時師傅得登龍榜可謂榮幸矣近歲水旱連仍人民怨咨徃哉本邑(希復方爲錦山郡守)凡勸農救荒之事另加措置○上御晝講侍讀官鄭宗榮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人君所失皆進人諫則必不至於有過之地矣今則雖宰相之人入於經席噤默不言此亦侵官之說誤之也○上御夕講

甲寅遣僉知中樞府事李鐸于京師獻咨文紙傳曰 大明會
典宗系改正事訪問而來○傳曰慶尚道監軍御史宋賀所啓水軍
之弊甚苦僉使萬戶權管令兵曹預選年少有才之人差之慶
尚一道連歲凶荒巨濟等七邑尤甚失業自去冬民皆飢餓云
移粟賑貸○以李名珪爲漢城府判尹李世璋爲戶曹參議權
撥爲兵曹參知禹瑞爲議政府舍人金弘度爲吏曹佐郎
乙卯 上御朝晝夕講
丙辰 上御朝講○傳于政院曰天之示變至於此極一物之
冤足以召災況今萬姓盡在塗炭之中天心從可知矣軍籍大
事不得已爲之而閑丁之少之邑皆以丐乞之人及以私賤充
定云如此則民冤豈不多乎其下諭各道且黃海道館軍辛役於驛
站者之弊亦議于朝廷○上御夕講○清洪道觀察使李蒙亮狀
啓惟新縣可興材三十餘戶火死者男女共八人有寺奴豆乙
麻者見其母方在火焰之中趨負未及出子母相抱燒死○弘文
館副提學鄭裕等上疏其略曰人主一心天下萬事之本正心

之本則又在於學問是故古之帝王能平治天下國家者莫不本之格致誠正之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本源之地則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今 殿下勤御經筵日接儒臣可謂有好學之心矣然以施於事發於政者觀之則其於窮理而致精居敬而持志恐或有多闕也竊聞 殿下於內苑中時與宦竪學射惟此一事亦足以荒 殿下之志廢 殿下之學也惟其學如是故心不得其正而侵之者衆惑之者多號令云為皆不得其當矣聽言從諫人主之盛節是以聖若舜禹寧有過誤而取善拜言孜孜不倦德如湯文何賴諫諍而弗咈乞言眷眷不已今者 殿下外示虛懷內實厭聞彈一人論一事伏閤抗章動涉旬月至於經席之上宰輔所陳臺諫所列一不見 天顔賜喜 玉音錫允促促講訖遽還大內只以循例之 命令付諸一官竪上下之情何由而得通乎諫諍之路何由而得開乎紀綱者維持一世之器也今者 殿下少公平正大之體有偏黨褊狹之私凡作姦犯罪者例不

不能深割私情而付之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其流之弊陵
夷板蕩將不可救淸洪慶尚之域赤子之盜弄潢池中者不知
其幾何爲節度爲守令者坐視姦宄之暴略無捕獲之策可謂
國有紀綱乎吾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道而異
端者乃季世虛無寂滅之敎惑世而誣民者也今者 殿下自
以爲不奉異敎而形疑迹似駸駸以入者久矣其端一開其勢
漸長凌辱朝臣拒戰官軍者有之亂入學宮歐打儒生者有之藏
匿大慾不畏邦憲者有之如此不已末路可知幾何其不爲元
嘉之惠琳高麗之遍照也哉蒼蒼在上臨下有赫則敬天之怒
不可不以誠也立之君師作民父母則恤民之隱不可以不實
也今者 殿下欲答天譴而側身修行旣無周宣之實徒罪躬
禱天亦無成湯之至誠如此而天心果可回乎欲保民生而
殿下無視民如傷之仁親民者多浚膏剝血之徒如此而民生
果可安乎氣節者國家之元氣不可不培而今也者俗日卑士
氣不振至於對君父而亦未聞激切之言縕籍之譽歸於懦弱

癡聾之稱華於讜直悠悠靡靡日復一日末流之害將不可勝
噫乎其漸有因其流有源今不以氣節培養而欲以法律繩之
則雖百年必世終不可得以化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而今者世道日降偷薄日甚朝廷成趨利之風權
門溢苞苴之誚譬源潔則流清表正則影直竊聞政事之際一
有感曉於其間則物議嚚然先揣 殿下之私而批目之下或
如所料此豈非盛德之大累哉刑獄者所以懲有罪而安無罪
之民也今者內外犴獄繫囚冤徒 豈盡有罪乎燕獄有冤霜飛
六月于公痛哭旱極三年傷和召災莫甚於此今玆之旱天譴
極矣自今月以來赤氣蔽天日月無光雖不指某事之應怨妻
所感豈無其由頃者盜僧佛覺賊殺三人而守真匿之黨惡之
罪終不可赦臺諫爭之而不納大臣言而不聽地下三冤無時
而洩召災之由此亦一也嗚呼當今之事所可言者不止於此
而考之於事察之於情則其切且急未有出於此者臣等待罪
論思之地徒竊 殿下之寵而其實反不如百執事守一職供一

事者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而已伏惟 殿下留神焉答曰今觀疏辭所論當矣近年以來衆災疊見恒懷恐懼修省但計慮淺短不能以答天譴故災變之作至於此極是予否德多闕政之所致也反躬自責而已疏辭當留省焉

史臣曰 上之責躬至此三代聖王蔑以加焉苟得經濟之佐以輔之則治效可期矣有君無臣自古所歎嗚呼

○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上書于禮曹 對馬州太守平朝臣宗盛長謹言上朝鮮國禮曹大人足下每歲所望新約條改替之事係一條之恩許遺憾太深郎今日本差聘船所望近年之新約條悉賜改替近年者西戎肆起與唐商合力同心賊于大明奪取州郡之珍寶剽掠貴人之子孫每歲雖隙此旨以臣等之言寫詩張擲愧也近年貴浦安平者臣等之力也兼聞今年亦西戎數千艘起大明也伏宮堅下勅可被護當浦之邊疆者也今日本所望悉賜許容則臣等快心守島鎭西海可拮忠節者也 使禮曹答之曰我朝以貴島世效忠勤鎭守海服勞績可嘉故歲賜米豆等物恩數優渥無以復加旣爲之明立約條惟當永永遵守堅如金石可矣今足下乃以濫溢之之求欲開舊無之例寧可得耶顧以足下意望之厚不欲徒然盡拒之亦不可不知守海之勞故於歲賜米豆一百碩外特賜

米豆並三十碩足下嘗思國恩之何以有此益致忠勤可也其歲遣之船今以足下之請雖有不及年限者亦當照舊接待矣所示西戎通結 大明商人 作耗於上國南界亦既聞之矣縱有漂犯我疆者豈可必知賊子 大明之船也亦安知非中間托此而爲變若爭如斯姦賊豈曰常有亦豈曰常無當其無也勿謂張以挾要及其有也當通報而捍禦此貴島事大以誠之道也且歲遣船大中小定數明立條約其各船人數必依限點考所不可廢然今從優假勿令如前點數凡此皆滌垢酬功之意出於尋常萬萬也惟足下思畏天之道戴包荒之恩益勵忠節毋傾違約之請永享維藩之福時昇平日久人心怠惰不習兵戈一經濟州之倭變將卒驚惶失措被殺掠者殆半加之以饑饉荐臻軍卒疲癃欲守則不固欲戰則不克時屈如此雖欲絕之他日之患亦不可不慮故朝廷權辭以對

丁巳進士尹希仁上疏略曰朝廷宰輔總爲權姦國有大弊莫敢開口民黎困於守令之割剝以事權貴私賤疲於主典之侵督加之以刑人賞人之權盡歸於權門故民不堪命盡歸於盜

賊國家設兩宗之法使民之無所歸着有所竄穴誠聖世之
權宜一良法也朝廷之人方且粉飾皐夔周召之言謨鋪張大
平之事業而不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臣恐魯三家晉六卿復
起於今日也當與朝廷之賢者六七人共議朝政小可以救禍
矣上即命毁棄故粗記其大畧仍傳曰百姓怨苦之狀目不忍見如此之事
皆上之失德所致也欲救弊而計無所出民庶盡入塗炭之
中天豈不示災變乎政院啓曰尹希仁與辛嵓判尹希仁同名
僚案亦無此名其言皆譏侮時政且以復兩宗為良法則尤為
無理乃變名之人何以處之傳曰尹希仁䟽辭自上見之以
儒生言兩宗事故已恠之此乃匿名書可滅而棄之○傳于政
院曰惟新失火時豆乙麻孝行可嘉別為褒奬事言于禮曹○
上御晝講○憲府啓曰刑曹判書趙士秀連遭推考又未行公
事多積滯臣等非不知士秀有名望罷職可惜也法立不行則
後弊無窮請罷職士秀前以誤照律事被推為人絜靜不通餽謝為士流所重陳復昌勢熾之時逐日過門
未嘗一問復昌深銜之欲中以罪竟未果然短於吏才答曰如啓○諫院啓曰侵虐新來

之事凡新登科第及士之初筮仕者謂之新來侵苦多端俗習如此國有定法而人不畏法恬不動念日以益甚習以為常今不痛革難以救弊請承文院成均館校書館則二三日許參四五日免新其間徵索宴會作弊之事一切革罷永為恒式犯者依法治罪其他內禁衛別侍衛羽林衛兼司僕諸司習讀等及有新屬人處侵虐者請並依法治罪答曰依允○吏曹判書宋世珩卒命停夕講仍傳曰國家重臣不意至此安有如此驚愕之事乎別致賻及禮葬前例詳考以啓

史臣曰世珩善趨時附勢諂事權姦至於攀緣宮掖鄙夫也已其進匿名書以起大獄無足怪者

己未慶尚道興海霜降

庚申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李浚慶曰萬戶僉使可當年少有武才出身者預選事傳教至當年少自知前程之遠大而不為非義之事至於禦敵之際膂力強壯者固可用也自 先朝亦有此議但僉使則三品萬戶則四品年少之人資級不足故

雖有是議竟不得施行矣臣意以爲僉使萬戶所差之地關防
重處以年少武臣資級未準者以權管稱號差遣何如 祖宗
朝亦以承文院著作爲滿浦權管者矣請議于大臣處之
史臣曰今之除拜惟貨其吉武人之見用者皆貪於財貨虐
其軍民以事權要雖有清愼撫軍者若無援引之勢安能褒
其勞而薦之乎如池世芳方好義李夢麟林千孫宋孟璟李
玎李侃辛敬輿元俊良梁允義李元祐劉寬金景錫金舜皐
朴鐵壽劉弘緖尹先智趙安國貪婪詐謟者列爲閫師以虐
軍民軍民憔悴未有甚於斯世雖不得比而誅之亦豈無善
處之道乎噫
大司諫尹春年曰頃者因良丁之日縮立賤人不得娶良妻之
法矣初立大典之時奴娶良女所生及良人娶賤妻所生並定
爲奴婢此乃權臣所立之法有益於私而損於公門者也今之
新法可謂好矣但法立而弊生我國與中原不同士大夫奴婢
一朝盡奪則非但於情未便法亦終能行矣若使良民不得娶

賤妻則良丁可敷而士大夫亦不失臧獲矣請廣收廷議尹元衡議公私賤娶良女之法仍舊勿改而又使良男必得良女一家本妻皆是良女則良男所産皆為良丁矣且良民違禁強娶賤女為本妻者許人陳告勿揀赦前全家徙邊安玹議大典內凡賤人所係從母役注唯賤人娶良女所生從父役云又曰大小員人娶公私婢為妻妾者之子女其父告掌隷院覈實録案屬補充隊云若以一槩禁之則賤人為良之路絶矣良人為花妻所出者倂依法贖身從良其餘為正妻者依諫官所啓禁之其家兩家主婚者治罪令該曹嚴立科條亦便且良民花妻之産自買從良者申明舉行又廣賤人從良之路何如傳于政院曰良民不得娶公賤者大明律之法也今者雖立某法不得行之尹元衡之議詳盡不違於人情安玹之議又當以此二議參酌為之○上御夕講○沈連源尚震尹漑三公及左參賛任權禮曹判書鄭士龍兵曹判書李浚慶副提學鄭裕等議黃海道九站舘軍正兵五年相遞立馬則一道軍士舉為疲勞後日難為

緩急之用若永定立馬則人人皆有定志而可供其役但以役
苦而難堪則撫恤存接之方當極措置其節目令兵曹磨鍊施
行何如僉使萬戶以有武才年少出身之人差遣則人各護其
前程不事侵漁又能禦侮矣此議從前有之而每以資級未准
為患往往要害鎭堡不拘資級擇其人而稱權管不改大典官
名而可救一時之弊傳曰並如啓○日暈

辛酉 上御朝講○以安玹為崇政大夫吏曹判書尹玉為南
陽都護府使玉性狠愎爲李芑鷹犬譖陷士類一網打盡處心行事極為無狀驟陞堂上驕傲尤甚南陽之民獨何辜焉

壬戌 上御晝講 上曰讒邪之臣殺忠良似貧敵國而庸君
昏主一不之察可勝嘆哉因講大學衍義至北齊祖珽之事而言之記事官金繼輝
曰史官之任不但在於記事亦為記言而設也近來經筵之上
不聞 天語記言之任從此而廢也今日始聞 天語此雖一
言亦足以興邦臣等當大書以垂訓後世但他日之見諸行事
者不如今日之所言則史臣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也○日暈

癸亥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臣與故領事李芑相厚國賊也而曰相厚震之取友可知聞其病往見之芑仍自許曰吾能知法善通變竊許不下於管晏也臣不答而還 祖宗之法不可輕改立法之際豈偶然耶今者諫院所啓公私賤之事已有一定之法不須輕變舊章也私賤之法其來久矣若於一朝有奴之人遂至無奴則人之怨望亦不少矣今者僧人千萬爲羣此良民之所以日少此之不禁而欲變 祖宗之法誤矣○上御晝講

甲子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李浚慶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近者日氣之變前古所無始有青黑之氣自下而上疾如火箭之急其氣周注於四方而分散其氣所歸之處其體或如銅盤或如大鏡或如大楪良久而止今月初八日又有如此之變非但陰曀之氣矇昧不霽青黑之氣相離而發小臣身在卿相之列日夜憂懼罔知所爲若有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常以爲懼矣又曰近來災變多矣其中之切迫者旱乾也生民死亡之禍已迫於朝夕臣常日夜憂懼古者敵國謀人之國規晝窺覘

之策者以其敵國之災異數見人心危懼爲可乘之一勢倭奴之變誠可慮也民之困窮未有甚於此時天之示變亦未有甚於今日而況近年以來又與倭奴不無起釁之端對馬島主書辭之中亦有不恭之言（書辭云去年賊倭入寇上國殺掠甚多其害不及貴國之境皆我之功也似有恐嚇之意故以爲不恭）他日之變固可慮也臣意以爲其所以預言賊倭之變者疑其已有他日之志而預爲之言也而況我國防禦虛踈若沿全羅道上六浦（右道所管似爲內地故邊將全不隄備）及淸洪以上則無以禦矣倭奴計若出此直衝於此恐難制也前者北道西水羅之人被掠者甚多其禍雖出於邊將所誤然辱國甚矣不擧問罪之師只遣巡邊使而已巡邊使往來後朝廷別無處置之事臣意以爲征討之擧固不可輕動然其備邊之策則不可不講也請令大臣與備邊司商議○以李蓂爲漢城府判尹沈彦光爲吏曹參判李友閔爲吏曹正郎奇大恒爲司諫院獻納曹植爲司導寺主簿（爲人淸修名節以禮法律身不以榮辱利害動其心操行卓異有名於世）

乙丑　上御晝夕講○禁府啓曰守眞事以大明律觀之其律

文曰殺一家三人者凌遲處死又曰若知官司追捕罪人而漏洩其事致令罪人逃避者減罪人一等又曰凡聞知朝廷及摠兵將軍追捕叛逆賊徒而輒漏洩於敵人者斬付標入啓傳曰守眞若是知情之事則以此律罪之可也佛覺本是同居一寺之僧其意以爲非賊而誤爲之事用此律文於情過矣減死照律○傳于政院曰災異旱乾如此其切迫祈雨諸事次次擧行但大臣及諸臣經席所啓被罪疏放之言獨不行之耳遐訪亦所當爲然於經筵之上大臣無不盡言不須遐訪也收叙罪人自上亦非不計也往在前月大赦已下罷職之人皆已叙用古人云赦不數下故近不爲之矣前者如此之時多有疏放罪人收叙罷職之事遣史官議于大臣○日暈

丙寅上御朝晝夕講○諫院啓曰文武之才雖異而其有利於國家則一也近來公道不行私情大勝文科則雖無用之人皆得官而終身食祿至於武科則雖有用之才或不得六品階況於軍伍之中而門蔭之人揚揚得志正科出身反不如門蔭

之人已為不可況此南北有釁之時苟不預養何能用之於倉卒之際乎請令吏兵曹抄出可用之人隨才叙用使正科出身之人庶無遺棄之嘆答曰如啓○夜月微暈

丁卯傳于京畿監司權纘曰今年旱災若此其甚罔知所為嘗聞守令等口食種子皆不趁時分給云卿其別令列邑催促播種救荒諸事務盡乃心

史臣曰權纘以很愎之資當方伯之任豈能體上恤隱之心濟斯民於濵死哉

○上御晝講○兩司啓曰守真藏匿凌遲處死之人減罪人一等其罪可斬而自上違拂國論特令減死又援赦例其杖與流並免之物情極為駭愕請依律定罪答曰迷劣僧人處置失宜之事也非其有情而故為漏洩也豈加以大罪乎不允○禁府堂上啓曰守真既已減死又以只贖此律與其本罪不相同矣臣等在法官未安敢啓答曰守真非其有情而故令逃躲減死則其罪應流矣亦可以蒙宥故只贖矣○日微暈

戊辰上御朝夕講○傳曰乙巳以後被罪之人自上亦非不知也無一人曖昧之事故其時脅從罔治只治其魁首而已其後黨類心不改革反以被罪之人為無辜故追罪之耳今畧辨其輕重則前日衛社之人皆歸於非若然則是非變亂矣自上初不答延訪之意者以此也（前於經席之上大臣以旱災屢請延訪而踈釋罪人故有此敎）○政院啓曰金忠甫（宦官也持內需司公文下去慶尚道作弊於民間以臺諫所啓被囚）除加刑照律事傳教矣然忠甫作弊於民間托寺社田民而或奪民間田畓幷馬其公事方在刑曹請畢推考後照律何如答曰金忠甫非自去作弊也至於奪民財物則乃忠甫自為之事故已令推之其物則使之還給矣忠甫則除刑照律○傳曰關重罪人吏曹皆已書啓而申秀涇具渰何以獨不書啓乎問之且黃憲慎居實職牒還給李潤慶敘用宋純柳昌門崔益國除外任權應挺權應昌李首慶放送

己巳上御晝夕講○吏曹判書安玹參議閔箕啓曰申秀涇具渰臣等不能記憶被罪抄啓之時未及書啓至為惶恐待罪

秀溼具湁本以陰邪凶惡之人當仁廟未寧之際推卜吉凶其無君之心甚矣通天之罪可勝誅哉答曰亥待罪湁與秀溼以 仁廟未寧之時推卜吉凶而被罪大罪之人皆以書啓而獨不書啓故問之若果落書則書啓可也○前縣奉李世銘上疏曰伏惟人之所以失理者由不察於義利之分而不知由義而循利故也大學之格物致知而得其所止中庸之率性修道以致中和乃帝王存心出治之規模準的也殿下操一心於至善中和之極而愼人欲於幾微之際至於言動視聽之間莫不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則出治之本立矣風俗安有不正百姓安有不平陰陽安有不調而有災異之警哉又曰自古讒人得志則毁亂國政慫縱不義而妬賢忌能讒毁罔上搆成虛事羅織無辜必打盡而後驕盈寵光肆欲無忌何所不至哉自 先朝己卯黨禍而後被罪放逐之臣每以關係國家罔上之言不得蒙宥至於災之甚劇而後得放豈不曉哉今亦有被讒放逐之臣則先赦此等人而不赦其故犯爲惡之人則放赦之擧得矣又曰今 殿下避殿減膳停東宮之役減百官

之祿而不廢僧佛供奉之虛費者為何事歟其事不過祈福之事也詩曰求福不回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今崇佛之事非回則諂也其可為乎今僧徒假托架空無理之說惑世誣民安坐無事見養於內供逆天理之甚者也如此逆天之事一切痛革則天意亦於此得矣又曰臣聞都中棄屍白日出置於南山城底腐臭積骸人不忍見聞天地山靈豈不傷感積屍之鬼不得掩藏亦豈無寃氣乎令五部盡轉而埋於僻地則亦消乖戾之一助也傳于政院曰世銘疏云自古讒人得志擾亂國政又曰今亦有被讒放逐之人則先赦之云其所謂被讒放逐之人指誰而言也己卯之人則皆已叙用當代之人則皆干犯亂逆之人其說至為汎濫所當推而治罪求言之時恐妨言路故不推矣○夜流星出翼星下入土司空星下狀如鉢尾長六七尺許色白光照地○上祈雨禁中三日上親自祈禱於內使入諱不聞知

辛未忠勳府經歷鄭磻上疏請罷軍籍磻順朋之子也狂誕凶狡乙巳之秋臺諫會于中學磻變着常人服雜於奴隸中窺覘臺諫行止以告其父又草順朋請罪柳灌等之疏以是得參衛社功其後聞磻袖疏詣

闕則人皆畏其復有何言嘗在罷散語其友人曰吾權着紗帽
一入光化門上變告汝等皆死矣其人錯愕失措且與其兄
共譖其兄殲於厥父母使其兄之妻子不得其所流離困苦國人知之答曰觀此䟽意予用嘉焉
軍籍勢不得已而邦本如是極爲寒心○全羅道龍潭霜降
壬申傳于政院曰臨民之官以其侵虐百姓而見罷者今已敍
用矣人雖不無改過遷善之路然其本心則未易盡革其更勿
差臨民之官○以閔應瑞爲兵曹參判特旨成世章爲承政院左
承旨南宮忱爲右承旨金汝孚爲吏曹正郎李彦忠爲弘文館
修撰申汝悰尹毅中爲副修撰曹植爲禮賓寺主簿宋純爲善
山府使李灤爲龍驤衛護軍灤爲人性簡靜未嘗趨時晩年多病退在閑地以爲不事而食焉非
義也雖在西班未嘗受祿○日暈
癸酉　上御晝夕講
甲戌　上御晝講○日微暈
乙亥傳于政院曰旱災切迫西成之望絶矣民生救活計無所
出前者祿俸減除之時則内人料俸亦減云依例減之且各道
誕日方物今已臨迫計其已備故不爲命除矣冬至方物及物

膳則勿為封進
四月丙子朔
戊寅日微暈
己卯上親行夏享大祭于 宗廟○兩司啓曰前左議政黃
憲本以貪鄙之人濟以陰險之術倡為佐理功臣之說煽動人
心自 上特念丁酉之功追錄衛社之列濫恩如海為臣子者
所當糜粉以酬萬一之不暇而尚主佐理之說欲使大恩歸之
於已以為他日專擅之階梯況追論十年之前三兇之罪欲籍
沒家產以為功臣賜牌之計使一國之心莫不憤惋而至於己
酉年推鞫惟新逆賊之時救護呈琅義淳之罪前日之被罪雖
出於陳復昌之蹤然此則出於公論而復昌適乘機而先發也
固不可以復昌之言而疑之也曾經左議政位高勢重今若復
敘偃然高峙于三公之上不思前罪更稔新惡唱為邪論以惑
一世之人而其附勢趨權之輩又從而羽翼之則其生亂於意
外召患於慮表者可勝言哉今者朝廷已安士林無虞皆以為

同心協力以致大平而有如此人蝃蝀於其間則朝廷豈能安士林豈無虞乎如此機關實係國家之興亡請速收成命以安朝廷以安士林前牧使申秀涇本以陰譎之人濟以邪妄之態好生異論疑惑人心至以除官受點之事皆為出於己招權好勢煽作浮言以生事朝廷為一身仕進之階梯一國之人畏之如虎既録其勳傳之子孫則自 上錄功之恩可謂極矣又何必還給職牒乎前已盡奪告身今命還給請還收成命答曰黃憲事所論當矣然豈無改過自新之路乎所以收叙以其有丁酉之功也不須改之申秀涇本是愚妄之人自上預知而善待之則無能為矣憲事後累啓依允秀涇事終不允憲陽城人年二十僥倖登科卵育於李荇南袞之門丁酉年除去三竟之時憲以大司諫別無功績而欲參錄勳之計大司憲梁淵不可而止乙巳之變憲方在母喪未參衛社之勳心常怏怏丁未服闋還朝欲加罪已竄之人仍錄勳籍當時元勳等不可而止又與具壽聃不相善屢言壽聃之失壽聃聞之心甚銜之憲欲解怨釋仇壽聃終不聽憲嘗為委官推鞫罪人壽聃亦以大司憲同坐凡憲所為無所可為而默記所失傳於副提學陳復昌復昌亦與憲有隙而同心於壽聃者也即駁憲為庇護罪人命罷之至是 上以大臣久罷不叙未安故命給職牒物議以為憲用心凶險若復還朝則必以報復為事朝廷不能安靜必有是論○弘文館副提學

鄭裕等上劄曰伏以天心弗豫譴告不已旱變已極朝野 遑遑
主上殿下遇災而懼側身修省應天之道靡所不舉而六責之
餘又慮廢謫之人寃鬱之 氣容或有傷和而名災特霈非常之
恩乃舉疏 放收叙之典可見 殿下懼災之誠無所不至矣而
職牒之命亦及於不當下之人 黃憲本以陰險之資須據公輔
之位貪功樂利務復恩怨而至於擅弄威福之狀謀陷士林之
迹昭著莫揜國人所憤得免竄逐安臥田廬亦云足矣夫天下
古今之患常起於小人而其致禍之憯者未嘗不由於被廢而
再得權柄也蓋其窮廢之中怨毒之心無所發洩而一朝忽然
得志則報怨之念深爲惡之計密而國家之禍由是作矣伏願
殿下洞照前日之姦亟收職牒之命答曰不允
庚辰遣直提學宋贇于慶尙道祈雨○三公啓曰旱災迫切自
上祈雨之誠無不至臣等竊聞近於禁中累日露禱云蓋露禱
之日不久而親祭於 宗廟親祭 宗廟之日不久而今欲親
祭於風雲雷雨壇以至誠求雨雖爲當然而必須使 玉體康

寧臣等恐或勞動也且煩瀆祭祀亦不當社稷 宗廟既為別
祭姑三四日退行何如禁中露禱之事亦不可每為之答曰禁
中祈雨近以大祭齋戒未得為之耳風雲雷雨壇位數不多又
已齋戒不可停也今年之旱近古所無百姓皆至餓殍計無所
出今觀慶尚道公事則雖欲救荒倉穀無儲云安有如此事乎
大臣亦當盡心措置
辛巳京畿砥平雨雹長湍雨土
壬午 上親祭于風雲雷雨壇禱雨○諫院啓曰盜賊起於貧
窮原其本心則非所樂為但殺人于貨害及良民則亦不可不
追捕禁戢也今者清洪右道賊徒大起公然劫掠兵使邊明胤
全不動念使賊徒無所忌憚極為痛憤請罷答曰如啓○以趙
士秀為戶曹判書李潤慶為龍驤衛上護軍○木星與火星同
度
癸未諫院啓曰凡訟事過限之法載在大典不問文記之有無
不問事狀之曲直而立法以限之者所以斷訟也近來姦細之

徒百計用術惹起訟端極爲痛憤自今以後凡過限之事相訟者論以非理好訟全家徙邊官吏決給者論以知非誤決永不叙用答曰過限之事載在法典今國法皆不擧行雖立法猶無益也姑如啓○上禱雨禁中○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申 上禱雨禁中○夜月微暈

乙酉 上禱雨禁中○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尙震啓曰 主上當此炎熱累日露立祈雨於禁中恐 玉體勞傷極爲未安靜處持敬以冀玄佑可也答曰旱災切迫何以格天乎極爲悶欝連源等再啓答曰當止於今日耳○日微暈

丙戌雨草實穀種于淸洪道淸州等三十八邑

丁亥諫院啓曰侍衛諸臣雖盛暑不敢揮扇禮也前日風雲雷雨壇親祭時自 上除輦坐乘肩轝上無所遮其敬天之誠無所不用其極也還宮時隨駕諸臣非不見 上心之憂勞而狃於慢習 威顔咫尺擧扇遮日不顧敬君之禮道路觀瞻至爲駭愕所當察而治之但一一摘發似爲騷擾自今後扈從時揮

扇者令法司推考治罪答曰如啓○京畿雨草實色黑狀如雀
豆〔有對豆小而班俗曰雀豆〕○日暈
戊子清洪道兵使金世澣拜辭傳曰近年以來凶荒連仍百姓
困苦今年旱災又至於此卿其往哉撫恤軍卒使之安居且本
道盜賊熾盛云亦宜盡力追捕然其捕捉之際不無橫罹之人
箠楚之下慮有曖昧之事備細推之務要得情使無寃悶○日
徵暈兩珥夜月暈
己丑日暈兩珥
庚寅雨
辛卯命沈連源祈雨于社稷○政院啓曰前者雲溪令 等以南
小門請開事上言矣〔其上言曰盜賊利其閉門陰匿城外夜則踰城作賊請開南小門〕 今考日
記則 睿宗元年經筵進講後 上問新南小門閉塞便否任
元濬啓曰定都之初豈不經營審度而亦不設此門且陰陽家
深忌巽方初開此門之後 懿敬世子薨逝陰陽之說雖不足
信然此門可塞於是 上命塞之今考日記則如此傳曰 祖

宗朝豈偶然商量而開塞乎其上言勿用之○未時太白見於
巳地
壬辰憲府啓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無嗣之人立同宗支子爲
後大義一定固不可輕易罷繼故長興庫令李墠無子以同宗
支子漢垣呈禮曹繼後而又於後妻生男今者李墠妻李氏冒
呈上言欲罷繼後爲禮曹者所當據法防啓而反以已定之父
子援引不當之例許罷繼後於義於法無一可者禮曹官吏請
推且勿罷繼答曰如啓○夜流星出文昌星入鬼星狀如拳尾
長一二尺許色白月微暈
癸巳上御朝講知經筵事任權曰今者 聖資高明學問要
切之書所當進講也 先王時近思錄亦進講自 上若留意
於此書則聖賢事業因此可知此皆周程張子之言至於濂溪
周子太極圖則天地萬物陰陽造化吉凶消長之理皆已盡之
無不該備自己卯其時儒臣趙光祖等倡明理學以道德經濟爲己任爲南袞沈貞等所搆陷被罪而死自此
之後數臣指小學近思錄以爲淵藪究之囊橐指治心飭己之儒目之以言謂行逕群誹衆毁蠭起操戈四至理學之禁迄于

今而未泯使人心晦冥天理滅泯之後全不從講近來學者視為禁忌而亦不讀之矣○上御夕講

甲午上御朝夕講○憲府啓曰國家自加德島設鎭之後合待倭人於釜山浦前日左右道分待之倭叢集於一處客多主少其勢孤危且夷性躁急喜人怒歎呼吸之頃變詐難測彼亦恃其衆多恣行無忌鎭將不能禁抑有識之人莫不寒心若不防微杜漸預為之所則他日之禍安保其必無乎庚午之變可以鑑也或云當依前分待于左右道或云當分二運春秋接待則留浦之倭自有定數無一時混亂之虞臣等之意以為旣已合待今不可更分也分運接待之語則似有理若以其數分兩運此往彼來以為恒式則非徒無留浦紛擾之弊而客多主少之患可袪其於備虞待夷之策實為便益請廣議處置俾無後悔答曰如啓○三公及二品以上議曰倭人合待一處留舘甚多禍患難測將一年來朝之數分運接待俾無紛擾之弊事甚便當但彼乃化外之人其往來必欲自便恐不肯聽從令而不

行則不如不令之為愈歲遣船與帶倭則留浦有限督令出送又飭邊將以固我制禦之道傳曰依議為之○夜金星入鬼星與積屍星相犯

乙未 上視朝膳于 大王大妃殿畫膳于 王大妃殿○分遣史官內官等巡視京城四山傳曰聞道路有飢民若不救活則必死其令户曹速給米鹽○日微暈

丙申傳于政院曰農月已過至今不雨予甚憫焉 祖宗朝則昭格署為祀天也予欲親祭禱雨此意言于禮官並議大臣○上御晝講侍讀官權容曰今於昭格署欲行親祭雖出於迫切之意而昭格署乃荒誕非禮之事也非人君所當親祭之地也此雖 祖宗之所設而亦非合禮之正也當於政事之間一以誠敬為心則庶可以回天也禱祀之事豈足回天昭格署雖云祀天之地而諸侯之所當祀者境內山川祭天之禮則非諸侯所當行也○上御夕講○憲府啓曰今之旱暵前古所無自上憂勤惕慮閔雨之誠至矣盡矣而天不下澤井泉皆涸上下

遑遑不知厥終之何如自 上凡祈雨等事靡神不舉又欲親祭於昭格署至命擇日昭格署乃星宿齋醮之地當初設置此司已為非禮若親祭於此則是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也大抵神不享非禮且諸侯祭境内山川而已祀天非禮也違禮而媚神匹夫且不可為況千乘之主乎自 祖宗朝豈無憫雨之時未聞有親祭於昭格署其意盖必有在也君舉必書書而𣗥禮將何以示後世乎請勿親祭 答曰如啓○招三公及二品以上宰臣于闕庭議門蔭取才臺諫徃參事沈連源尚震尹漑申光漢安玹張彦良李浚慶金明胤李蒙麟宋叔瑾李光軾鄭惟善尹倓蔡世英元繼儉閔應瑞鄭裕議蔭取才隔帳臺諫參試事臣等前議以為不可者吏任與正科有間故也今觀言者之意欲無猥濫之弊是則未為不可鄭士龍議吏蔭取才固宜謹嚴而自來解弛其試講之時臺諫徃參無妨趙士秀議門蔭取才抽講淺帙僅連句讀其來已久此臺論之所由發也該曹務用公道勿以私意施之則雖無臺諫之參庶去積弊別立新條恐

或未安前日大司諫尹春年啓于經筵命議之傳于政院曰蔭取才遣臺諫事依三公議○上御夕講○傳于政院曰內需司書題收奴婢貢上送之時以白文相通不無奸僞之弊以其品印信造給事言于該曹○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戊戌 上御夕講○日微暈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月微暈

乙亥 上御朝講○憲府啓曰頃者內需司設立提調以內官掌之又造印信創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者又 命造書題之印凡在見聞莫不駭愕秩高官雄據內需既有印信弄權于政又使書題差往外方今用印信爲書題者率皆謀利之徒雖無印信況濫作弊無所不至況造給印信以爲此輩作弊之資乎請速命勿造 答曰不允又啓依允○以李滉爲人氣質英明學問高詣以小學律身終日端坐衣冠不解起居言語必以其時深探性理之源爲一時士林領袖不樂仕官每有歸田之志 上屢起之故勉仕于朝 爲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許曄爲人從容端雅無疾言遽色與人談笑吐出和氣師李花潭處士徐敬德爲司藝朴民獻亦徐敬德之門人有志於學爲司諫院獻納○日微暈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辛丑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卯日微暈

甲辰上御夕講○以申瑛爲漢城府判尹姜暹爲弘文館修撰俞汝欽爲折衝將軍行龍驤衛護軍

乙巳漢學訓導朴光側上疏言米粟日用飮食之資也錢幣貿遷有無之器也國儲銅鐵其數不億以此鑄錢散於民間則利於國而便於民伏願 聖上不以人廢言命下廊廟商議施行則實我民更生之秋也事下戶曹啓曰銅非本國所産行錢實難光側之疏不可用

五月丙午朔 上御夕講

丁未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尙震啓曰今者書題印信有妨政體王者富有一國而不蓄私儲今之內需猶唐之瓊林大盈庫大不合於王政且前者自 上求言而無一人抗疏闕下此於聖朝不能無憾叅奉李世銘獨陳疏 上初欲罪之言雖不合止於不用可也不可以示致罪之意也 自李芑等當國人懼刑禍以言爲戒時有求言

之發而無一人抗疏以陳時弊者○以張彥良為漢城府判尹李憲國為藝文
館檢閱憲國於尹元衡為異姓近族而其父壽昌守廣結辛相故一時持論之人莫不薦揚而陳寔輩方在史局鄙其
為人不肯薦之及寔等去局始為史官○江原道原州地震屋宇搖動

戊申上御晝夕講○日暈太白見於巳地夜流星出自天津
星入于王良星狀如甁尾長一二尺許色赤光照地

己酉上御朝夕講○憲府啓曰全羅道觀察使曹光遠前以
平安監司遞來時成川妓女率來京家至今仍畜光遠不有邦
憲身先犯法不可在職請先罷後推諫院啓曰黃海七站館軍
之後極為怨咨諸道之馬擇付驛卒使之飼養以為驛馬之用
何如答兩司曰如啓

辛亥上御朝夕講○以柳辰仝為漢城府右尹辰仝貪淫麤疏鄙然心不忮
害人或許之成悌元為軍器寺主簿時成悌元成守琛曹植李希顏趙昱玉人皆以遺逸拜六品官
守琛為人氣質厚重性度寬偉人見其貌知其非常人自以不以功利科舉為心築室坡平山下逍遙自適吟詠風月以遣其
懷曉歲患風疾厭煩聒閑一室不出其志尤不欲與世人交接也其居鄉村也入無貴賤少長咸敬服之植天性慷慨正直不
與世俯仰皎皎自潔其與俗人言有望望然去之之意累徵不起悌元為人放浪物外有睥睨人世之意自以詩酒酣歌爲寓興

之物胷中曠達一切不能累出爲報恩縣監政尚淸簡以教化爲先治平爲第一云蔡世英爲全羅道觀察使

壬子傳于政院曰渾象校正都提調沈連源提調安玹副提調尹春年賞熟馬郎廳許曄朴民獻金汝孚朴詠陞品趙晟東班主簿叙用

史臣曰春年浮妄無識一輕薄子耳何以識天文乎以權勢得叅提調之列其於渾象豈有校正之功而至蒙恩賞耶士林笑之

工曹判書尹思翼以年老上䟽辭職 上命遞判書

史臣曰思翼玉之父也謟附李芑謀害士類至是知其爲物議所不容呈辭乞遞玉則起身於勢利之門與李無疆相爲窟穴芑之凶謀秘計多出於此等人其罪極矣

癸丑 上御朝講○大司成李滉啓曰臣謬爲成均之長官不能盡師長之道而儒生惰學之言適出於此時請遞臣職更擇有望之人以爲遵率傳曰儒生惰學久矣非爾爲本職後有此

議也勿辭（滉爲人氣質英明穎悟凜若秋月冰壺恬靜自守志在晦養退藏遁意仕宦其爲學以窮理正心爲主以朱程孔孟爲法沈潛黃卷以聖賢事業爲己任從容和順語默動止自有規則爲李芑所斥棄官歸家屢命以官黽勉就職）

○以洪曇爲全羅道觀察使南宮忱爲承政院左承旨（忱本以無識險詖之人趨時附勢唯恐不及以圖功名故具壽聃之死忱有助焉）

乙卯諫院啓曰祿俸乃是君賜爲人臣者不可計其多寡以爲取捨開城經歷申義忠以正郞除授本職而前經歷尹敦仁已受開城府之祿故義忠呈所志於戶曹戶曹以六品作科啓稟題給義忠嫌其六品之祿不及經歷之祿不受而去赴任之後公然取前經歷之祿聞者莫不駭愕申義忠請罷職（義忠諂事尹玉搖尾乞憐無所不至緣此得爲兵郞）答曰如啓

丙辰上御朝講仍御輪對掌樂院正李壽福啓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今須於館學之中村巷之童教以孝悌皆知養父母愛兄弟之爲義習俗已成則頑嚚不率之輩亦有可化之理矣臣意以爲以厚倫之事略作敎條如古讀法使之體念則善心油然所生矣請令該曹磨鍊以敦孝悌之風工曹佐

郎韓汝哲啓曰修軍政欲補闕額整軍旅然兵不在多務在於精近年以來連歲凶歉民不安業率皆傭食於人而守令怵於脫漏之罪不分殘實並括無遺旋即流離四散一族切隣將不堪侵毒矣臣意以為未充元額之處則已矣彼所謂餘丁請勿添作旅外立戶特令分定保率於他戶若主戶有闕循次陞實則殘民庶有安集之路而軍卒無流亡之患（汝哲諂附韓智源得爲翰林注書多邪妄）行之 ○上御夕講

丁巳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王者以民為國民生飢困若此脫有兵變何以措置今之時勢有如大病之人所當撫安之時而人之所見不同故南訥亏知介（野人名）虜居豆滿江北三十餘里衆議有征逐之計臣獨以為不可如大病之人雖乘怒持杖而欲制人其可能乎況夷狄自居其地則何可動兵征逐乎臣聞北道軍卒不實敵若入寇將何以應之北道之軍本不過五千餘名今雖為軍籍人民畏其杖訊以死者為生雖曰定其軍額實為虛張五千之中選其精兵則應不滿二千甚可慮也

今若興師動衆征討野人我國之民亦多死傷古稱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忍然後可以有濟矣○上御夕講○以鄭浚爲弘文館直提學趙晟爲司畜署司畜柳墳爲弘文館著作金繼輝爲正字（爲人性甚平淡無忮害之心）

己未憲府啓曰慶尚右道水使元績釜山浦僉使申鍾羅州牧使盧慶麟平山府使趙崇祖金堤郡守金明彦司贍寺僉正李戩晋州判官姜文輔兩界官婢率畜之罪今皆現露請依曹光遠例先罷後推相避之法載在令甲不可以一時私意輕易更改工曹判書李名珪以其同生妹壻尚衣院別坐李彦師褒貶未安之意啓達換差此雖不甚關重而其爲毁法則一也請勿換差答曰皆如啓

庚申以司憲府内官林繼宗加刑公事（繼宗承慈旨往審于軍威地月影寺燒火之處有品官李光俊之先祖墳故令放火以致燒盡光俊之弟蒼黄救火繼宗又以爲猥濫無禮曳地結縛而拘囚及其納賂而後又决其罪而杖之光俊來訴其寃憲府訊問而繼宗不服其辜故又請加刑）下于政院曰姑停刑訊軍威官回答憑問後更推

史臣曰閹寺之患自古有之大則廢立君父小則竊弄權柄此專由人主信使之過也唐室之亡豈不足戒哉林繼宗承君之命濟巳之欲至於火人之墓殘虐無辜歛怨於民一至此極可勝嘆哉方今内而宦寺之縱惡外而緇髡之肆暴民之被害於斯極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斯民之困窮如此而其國安者未之有也

○傳于政院曰東萊近來極爲疲弊貢物蠲減事巳傳教矣戶曹以爲東萊乃客使接待處故前者蠲減貢物比他官亦巳十倍餘存之物不可全減依舊仍定云然彼邑全未蘇復雖不全減欲限年蠲減使之庶幾蘇復矣其言于戶曹

辛酉諫院啓曰義禁府郎廳乃南行（南行皆蔭職之人）極選之地也祖宗朝亦重其選必擇生員進士之有名者而爲之近來公道板蕩惟用私請或非生員進士者托稱前朝官而擬之故其中不識文字者多爲請自今以後以生員進士之有名者擬望以

重其選焉國家之設官者欲其爲官擇人而已未聞爲人擇官也今者繕工監僉正鄭銖(銖乃滋儀父也性甚驕縱貪汚無厭諫官極論其惡安玹爲銓曹之長牽於勢而無故移差其徇私蔑公之罪可勝數哉)移爲軍器寺僉正此非陞品也且非相避也銓曹無端移差徒知市恩於人而不念國家爲官擇人之意可乎請僉正鄭銖換差傳曰如啓○以柳潛爲尚衣院正沈逢源爲弘文館典翰李瑮爲議政府舍人

史臣曰逢源以戚里之人不求榮進養病閑地比於其弟通源貪權自恣貨賂盈門不亦遠乎

壬戌上視朝膳于文昭殿夕膳于延恩殿○遣兵曹正郞李壽鐵於慶尙道監軍籍傳曰非徒爲軍籍而已本道飢饉益甚民皆餓死爾當盡心救活使不至於死也

乙丑朔寧居進士金師諤上疏其略曰旱災切迫未有如今日之甚而雨穀之異乃衰季之災天之示譴必有所召況復川澤枯竭兩麥憔盡耕田而穀不立苗何有秋成之望乎民之流離餓莩者相望於道路可勝嘆哉以臣之愚論之東漢之亡由於

黨錮而今亦有廢錮之寃知其寃而不解則其爲禍也何異於
黨錮哉何則賢才之生也固不偶然而庶孽之有文有武者不
知其幾千萬而不通仕路是廢棄而不齒於人也天之所生賢
才不分嫡庶而國家之用人則有嫡庶之別是豈天生才之意
乎違天而欲望其無災其可得乎臣聞 成宗朝崔恕以私賤
冒登文科其主告焉 成宗大王特以公賤代贖其身官至府
使以聖人天地之量不欲廢賢而使無寃鬱之意可見於此矣
成宗我國之堯舜也 殿下遠法堯舜近遵 祖宗則民寃可
紓天災可弭唐虞之盛治可復見於今日矣一國臣民之中無
有如庶孽永世禁錮之寃憫故敢以此 上聞伏惟採納傳于政
院曰我國嫡庶之分嚴明禁錮庶孽之事自 祖宗朝立法已
久今以一人之疏不可輕易更改也○諫院啓曰慶尙道飢
荒千古所無其流離之民携負老弱散之四方而聞江原道山
田稍稔奔走於十餘日之程以冀不死江原之民亦不能分食
飢餓顚僵者相繼道路守令雖欲救之會計之外別無他穀坐

視其死不能救活極爲矜惻請令監司都事親自照數減其會計之數分設賑濟場而救之且京畿黃海淸洪塩及黃角海毛輸給流民使之和菜而食之則亦可以延命並令輸送且納穀者亦依慶尙道例從市直給價慶尙流民亦分散於全羅淸洪道云並令依右例賑之令該曹商確發馬行移答曰可

丁卯憲府啓曰近來盜賊蜂起公然劫掠殺良民恣行無忌而州縣不能禁兵使不能捕其勢滋蔓遍于諸處至於輦轂之下奸宄朋興屯聚空家夜聚曉散或有刃傷人物而爲捕盜將者未聞有捕一盜獲一賊至爲寒心捕盜大將等請推考治罪後捕盜之策各別規畫答曰如啓

庚午忠勳府堂上尹漑等啓曰鐵原府使尹敦仁今當赴任但親功臣或疾病或死亡或在喪在京者絶少功臣雖不可不爲守令而請姑勿遣答曰如啓

史臣曰府使三品官也鐵原殘邑也敦仁元衡之族而韓景祿尹漑乃元衡之孚也敦仁厭避殘邑而漑等兼帶勳府故聽

元衡之言以功臣在京者之少請留之遂爲禮賓寺副正人皆憤其縱恣無忌敦仁當乙巳之變承元衡指使雜於奴隷中窺覘士大夫行止通于元衡凶慘莫測韓景祿狗彘也何足誅爭尹溉以大臣一從權奸之囑以遂敦仁謀避之計若以功臣在京爲可而勿遣則前日敦仁出宰饒邑使縱貪毒者何歟曲庇於私欺罔 天聽溉之罪亦大矣

以申瑛爲議政府左參贊尹敦仁爲禮賓寺副正許曄爲弘文館校理曄嘗學於花覃處士徐敬德頗有所得但於財利不能淡然人或譏之李文馨爲承文院校理成悌元爲敦寧府主簿趙昱爲內贍寺主簿

辛未諫院啓曰金浦泥生之地相訟者皆是士大夫也自 上徒知金璽之貪不知托劉莫孫左尹柳辰全托莫孫之名故云同訟者亦皆貪也而徒歸咎於金璽可乎今者學宮養士之具甚薄而至於書冊紙筆等物儒生不能自備况近來凡寺社之田皆使還推而其於學宮魚箭亦爲還奪故不知 上心者誤以爲厚於僧徒而薄於儒生也士林莫不沮喪請金浦泥生之田屬公永給成

均館且防納之人冒受陳省(本邑貢物呈狀)貽弊生民故臣等於前年九月守令交結防納人冒給陳省者罷職勿揀赦前事啓之立法今者疊納守令論以赦前極爲未便一把其罪固當罷之況至於疊手其成貼日月之差違或前後官之不能詳察而成給者外請依承傳勿揀赦前冒受陳省人及中間用術者並勿揀赦前全家徙邊答曰皆如啓

壬申日暈

甲戌諫院啓曰東萊曉義寺住持僧圓鑑自稱曾爲梵宇持音時自 上知我言於金淑媛曰曉義乃淑媛之願剎而爲住持者無如圓鑑以特旨差遣公然倡說於守令察訪等處略無忌憚誇張聲勢以爲徵索之資其他作弊難以枚擧累 上德而辱國家者孰過於此哉請令本道窮推詐稱內旨作弊之事而罪之答曰可○濟州居民高允好等上言曰本州三邑連年凶荒人民流亡又經倭變殺害人物海島之民蘇復無由且首髢每年上貢或有不時封進民之頭髮一經剪取四五年間不得長髮故准長首

髢稀貴莫甚雖優給其價不得貿易抱悶無告姑限蘇復頹於陸地各道分定禮曹以爲內供之物不可輕易裁減其上言請勿受理傳曰限二年蠲減

史臣曰首髢雖曰本州所産然飢饉之餘流亡過半又被倭寇死傷者多雖加撫恤猶不得安集況加之以責納貢賦則羸悴之民安得以生活哉大抵首髢之爲物非恒貢不可廢者也只爲婦人高髻而用之而已則是豈帝王以正供之之義乎舉州之民雖盡其頭髮而不得辦陵鯨波冒萬死來訴其悶宜聖上之惕然惻念而特命減之吾民之受賜多矣然如知其不可則雖永廢之可也何可限年而已哉

乙亥政院啓曰濟州有倭變牌招備邊司堂上何如傳曰如啓三公備邊司堂上戶曹兵曹堂上同議啓曰令本道觀察使節度使右道水使豫調繼援軍人據險設備使我軍出入無虞以壯聲勢且在京有勇略善射武臣二三人助防將稱號量帶軍官下送於康津海南等處聽其觀察使兵水使節制登時救援到濟州

則聽牧使節制何如答曰如啓○憲府啓曰禮賓寺副正尹敦仁前授鐵原府使厭其殘弊圖於忠勳府期於必遞而忠勳府堂上聽敦仁之語托以功臣在京之少啓遞鐵原亦爲非矣尹敦仁請罷其職以懲窺避殘邑之習答曰自 祖宗朝以來待功臣之意重矣罷職過重不允

六月丙子朔

丁丑憲府啓曰頃年林投等四屯野人來居我境至近之地部落漸盛恐有他日之虞此撤還之議所以起也其時邊將急於近功詐稱撤還欺誣朝廷事狀昭著人人莫不痛憤臺諫反覆論啓而自 上反以爲有功至陞資級臣等見平安兵使鄭允誠啓本及觀察使洪暹書狀則立巖外面有胡家十八云立巖距古洞僅二三里前日邊將欺誣之狀至是益明滿浦僉使黃允寬初與方好義同心共謀詐稱四屯永爲撤還而權詹體探之時畏其情狀之敗露指爲立巖之胡瞞報兵使欲令撤還其欺罔朝廷之罪極矣 方好義及黃允寬權詹請並拿鞫定罪且承旨居喉舌

之地其選甚重同副承旨金憲僩素有物論判尹李薇芑之弟也己卯之敗薇爲臺官能擊駁善類故芑意其從己而進之至是薇與芑有異同芑深恨焉素多疾病不能省視文簿滯訟必多請並遞答曰金憲僩李薇事如啓方好義等事不允以啓者允○傳于政院曰今觀僧人一觀呈訴以普雨從行之狀呈于憲府故憲府入啓則以非切己之事詆毁首僧至於呈訴又以予爲崇信佛教極爲駭愕大抵近來僧徒無統避役爲盜者任意剃髮故當初復立兩宗之時頑僧之輩忌憚者甚多奉恩寺諸寺之首也普雨之爲持音謀害者甚多而終不能遂其意矣差出諸寺持音之時普雨恣行賄賂罔上云住持持音皆依禮曹之受教耳近者僧人一純者亦毁詆其首僧性照此皆以下詆上效而爲之也憲府聽姦僧之言以爲公事亦不可也已令禁府推考矣此公事不可用也且性照有滯獄之弊兩造具備之間姑爲保放

史臣曰愛護普雨無所不至至使臺諫亦不得有爲將何以爲國乎

戊寅憲府啓曰頃年以來僧徒滋蔓爲盜爲賊罔有紀極故自
上欲革此弊復立兩宗使有統領蓋出於不得已也僧徒不知
上意妄意崇信佛敎漸肆驕橫或毆打文士或藏匿大罪逃行
曾聽無所不至而其中禪宗判事普雨凶邪桀黠甲於輩流自
上特垂恩寵而普雨又鼓妖說熒惑 聖聽差諸刹住持之時與
禪科試經之際多受賄遺進退由己無知僧徒指爲王師雖有
憤恨莫敢誰何播於物論亦已久矣今者一觀之訴正與臣等
所聞相似彼一觀者稱當代崇信佛敎之罪則固不得免但普
雨旣被一觀之訴則彼此兩造面質虛實然後被罪者無冤而
用法無輕重之偏故臣等職在法司啓請憑閱此有司之職分
也自 上又以臣等之請推普雨爲不可而移一觀於禁府欲
治呈訴首僧之罪其爲普雨復讎報怨之地善矣獨不念一有
偏心事事顚倒涉於普雨則人莫敢開口馴致危亡之禍在此
一擧非徒無以服一國之人心亦無以示於後世也普雨罪干
亂逆而不之問受賂擅利而不之推雖臣等亦不能無惑於

殿下之所為也請並拿致普雨于禁府與一覲面質眞僞以定其罪答曰普雨事前於政院之答已盡之矣非惜普雨也欲矯姦人之術耳普雨受賂之事豈臺諫之目覩也姦謟之僧欲奪普雨之任而不得多播普雨之過耳窺伺朝廷疾憎普雨冒入城中呈于法司至為駭愕假使雨多受賄賂而雖士大夫亦未免納賄賂之名必大治一覲然後可杜姦人之術故鞫於禁府矣是非之間面質普雨則反陷其術決不可為之以啓不允○諫院啓曰天下之事固非一端而一人之智各有所蔽故必廣詢博訪執兩端而用其中但人之心思有限天下之道理無窮思之於倉卒不若思之於從容定之以一己不若議之於人考之於書矣近年以來凡有論議皆詣闕庭非徒出於倉卒不能精思位高之人執其所見一唱其議同席之人不能違拒極有苟同之弊名雖廣議其實則只一二人議之下情有所不通自上雖欲執兩端而用其中得乎臣等聞之在祖宗朝凡有大議或在家或仕進或議於朋友或考於經史轉達于上自

上擇而用之云自今以後凡廣議之事一從　祖宗之例毋有
苟同之弊毋有倉卒不盡之患答曰廣議事自上已知苟同之
弊而尚不革矣如啓○傳于政院曰一觀因禁之命已下於昨
日而迄不來啓近者凡自上有欲爲之事則不卽奉行此何意
耶問于禁府○以尹元衡爲議政府左贊成申光漢爲右贊成
金光準爲判敦寧府事光準性憸邪盜竊名字方乙巳淸議稍張之時叨居諫官之長及其禍起承
李芑鄭順朋尹元衡之意主張打盡之議一時臺諫拒而不從自此之後自知得罪公論無所容於士林縱惡不忌凡所屠殺
流竄無不主議承文正字金忠甲乃光準之姻族也淺言光準一家貪濁事光準怒搆陷之竄棄二十餘年沈光彦
爲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光彦別無才德累被特敍物議咈之柳辰仝爲吏曹參
判鄭浚爲承政院同副承旨沈逢源爲弘文館直提學金貴榮
爲副修撰○夜坤方如火氣
己卯諫院啓曰軍籍都監所稟水軍之事不可謂無所見然人
之所見不同各陳所懷則在於上之擇而用之耳水軍之議
紛紜不定自前代以來或分爲左右領或分爲三領國家之爲
民計不爲不密而法立弊生民受其害少有仁心者寧不動念

水軍之法戶首一人奉足幇帖三人合為四人為左右領則八人分為四番而各以二人立一朔之役如正月則甲二人立役二月則乙二人立役三月則丙二人立役四月則丁二人立役至於五月則甲二人還為立役是一朔立役三朔休息其為役也不至甚重而傾家破産民皆流離故丙午年間分為三領而八人分為三番各以三人立一朔之役如正月則甲三人立役二月則乙三人立役三月則丙三人立役之中一人不足只二人立役是一朔立役二朔休息如一年則甲乙丙人各四朔立役也而比之左右領時其役甚苦而水軍之人皆願為分三領者實有其意蓋國家虛張奉足之名其實則千百人之中無一人有奉足者一人尚不可得況三人乎是以為左右領則甲一人正月立役乙一人二月立役甲一人還立役於三月其間道路相距之甚遠者則幾至十日甲一人立正月之役者二月初一日離鎮十日還家自十一日至二十日在家二月二十一日又為裝行晦間歸鎮三月初一日還為立役是雖名一朔休息

其實則二十日在道路之中十日在家通一年計之六朔立役四朔往還二朔在家耕穫之失其時休息之無其日不得養父母育妻子飢寒凍餒填于溝壑此實由於左右之故也若分為三領則甲一人正月立役乙一人二月立役丙一人三月立役甲一人還立役於四月則是甲一人立正月之役者二月初一日離鎮十日還家自二月十一日至三月二十日在家三月二十一日又為發行晦間歸鎮四月初一日還為立役是二十日在道路之中四十日在家通一年計之則四朔立役二朔二十日在路五朔十日在家比之於為左右領時六朔立役四朔往還二朔在家者則大不相同故分為三領之後水軍稍歇於前日而都監以為尤苦於左右領者何也盖虛張奉足之數而實則不給奉足反加以奉足之役為左右領則戶首一人更無奉足三人之役為三領則戶首一人只兼奉足二人之役以此見之加一人之役減一人之役其為苦歇極為懸絶軍情之欲為三領其勢則然矣今雖為三領水軍亦不得支當流離失所不可

不更張故臣等之所以啓之而戶首一人各給二奉足分為四
番者也分為四番則一年之內一人三朔立役其役不至甚苦
厥得蘇復之故也只有戶首本無奉足故水軍之情皆以為減
奉足之虛名歇戶首之實役軍情其可不從乎今者軍籍之時
奉足雖曰充給然有實之人納賂漏名貧殘之人皆預實戶舉
貧殘之人充奉足之實戶則不過數年皆為逃散然則水軍今
日得奉足明日失奉足國家籍以給奉足之名又加奉足之役則
水軍之苦反不如寧不給奉足之為愈也盖給奉足則兼奉足
之役不給奉足則亦無奉足之役都監不察水軍之情徒欲以
奉足虛名加之罔民之甚孰過於此乎都監雖托之於役軍之
事甚多然今日為一役明日又為一役則一年之內豈不可盡
辦乎姑舉一二事言之方物備納進上物膳蓑衣栜木等固非
一時並舉之事也若以為不得不爾則兵水使僉使萬戶等造
作私船或斫伐材木者役鬼神乎廣設百工什用之具無物不
造者亦役鬼神乎一以事人一以入已至於尤甚者則放結軍人

納以細木白米故百人所入之鎮不過數十人耳然則各鎮之
處定水軍不過為兵水使僉使萬戶之所利而已以此見之雖
減其額亦似不妨矣為今之計戶首一人給二奉足分為四番
使得休息則元額雖似少減雜役亦可能辦矣若有餘丁則以
此充給亦可也若釜山浦孤單之事人人言之果如都監所料
矣然議者以為設預定預甲預别以守之則十人可以當百人
矣國家既設之而又無褒賞勸勵之事故人不樂屬今若善為
處置則水軍元額雖似少減防備不至虛踈矣元額若不可減
則革其大典之外小小不關之鎮而合軍充額以踈其番可也
因時制宜為國之道固不可不為之損益也且臣等聞之在
祖宗朝水軍交錯分定者以其欲審道路之險易也且民之困
苦莫甚於此時不可不變而通之故全羅道已因御史之所啓
從便往戍云今依此例而為之未為不可也水軍之弊一不祛則
亡國之禍將迫不可不急之慮也請廣議朝廷以救水軍之弊
答曰水軍之弊自上欲救之而未得其方徒為憂慮而已其令

東西班二品以上廣議可也尙震議水軍加保疎番實固本寧
邦之急務諫院所啓正合時宜四人為一統分左右領乃祖
宗舊法丁保未盡必實上戶首率一丁次戶首率一丁相遞立
番年又不登丁保恒缺存者身單役無力所不堪破產流離在
字牧者不充缺額之故也今若遵用左右領之制而四人之中
一有闕額不即充立者守令罷黜以警懼之則必得更張時措
之宜尹元衡議各浦入番元額雖曰可減脫有賊變禦敵之卒
不可多減今當軍籍之時若有餘丁添番與否在該曹與軍籍
都監處之如何耳且水軍分屬各浦時捨近浦而使赴遠地臣
常以為未便我國之地雖曰十日程途豈有不知之理乎當斷
然改之使之各屬近浦便道取疾則不特除軍卒之巨弊他日
有變召聚各屬軍人亦甚便易申光漢議觀今民生之役最苦
者水軍雖號三領其為闕防則實寡於分為四領今聞軍籍之
際闕額多而閑丁少則為色吏者苟免其罪姑息充數而已一
朝降頒軍籍董令立役則其勢必至於逃散其害有甚於未充

其以為分為四領疎其番次者欲寬民力而言也與其急役苟充之民俾之離散曷若疎其番次寬其力役使得存接也民意姑從寬役之意似當傳于政院曰水軍事自上欲救其弊而未得該司及軍籍都監以議得之意參酌為之

庚辰傳于政院曰平安監司書狀云野人自言豈棄樂土而去乎然則野人初不撤去乎撤去而復來乎使秩高守令親往體探事下書可也

辛巳諫院啓曰帝王之心公平正大小無偏繫之私然後可以服一國之心而無萬世之譏矣今者一觀造作虛言加崇佛之名於君父罪固有之然其間是非甚為難辨而晉爾則不許面質一觀則遽加刑訊豈可謂無偏繫之私乎以臣等之愚見言之一觀乃無知之僧也其言既不取實則勿加刑訊可也今既受刑一次若至殞命則豈不可憐四方之人不知情實其必以自上為晉爾復讎也晉爾若不面質則一觀請勿刑訊故遂答曰今者人心若有小嫌則構成虛語陷害成風故欲治其

罪而所啓如此一觀當照律處置後累啓不允○司憲府大司
憲金澍等上疏曰恭惟 主上殿下憂勤庶政聽斷不倦中外
臣民想望太平然而九年之間災異相因史不絶書而乃者日
食三朔月掩歲星草實穀種連旬作雨八道同然視古尤甚旱
乾之酷自冬徂夏赤地千里種不入土加之以國計虛竭民生
流離盜賊蝟起邊釁將興此實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不審
殿下何以自處將恃吾勢位而以為不足慮耶抑將委之於天
數而以為不敢容力耶當今之事可以致災者非一二計臣等
姑撮其最關者陳之臣等聞程頤之言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
尤為近理所以為害尤甚古有崇信其教者欲求福而反得
其禍欲求壽而反致其夭有如梁武之捨身唐宗之迎骨足以
鑑矣今者僧徒滋蔓不知其幾憑藉恩寵縱肆無忌至於凌蔑
士官而毆罵之故縱賊魁而藏匿之可駭可愕無大於此而 殿下
恬不動念尚且護惜不已終使大憝之魁首得免於邦國之常刑
臣等所謂陰盛陽微之證此其一也詩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古有崇寵宦官授大阿之柄成肘腋之患疾痼膏肓不能救藥者衆矣有如漢之恭顯唐之田楊可以徵矣今之宦寺寔繁有徒良善者少奸巧者多昵侍左右伺候承迎有一內官（指朴漢宗）作為領袖都內需之司掌內庫之務古無印信之用而今則有焉古無直啓之文而今則有焉出納命令倂擬政院文移往復有同六曹勢焰薰灼恣行胸臆內需臧獲事有不愜於心則輒來訴訐轉而上達塵瀆聰聽激雷霆之怒獲譴而罷其郡邑者有之鬪詰而逮訊於京者有之僧人之欲陳私意者亦莫不由此曲徑則寺人之縱臾為非導 殿下於有過之地國人之所共憤也而 殿下猶不省悟眷注益隆奉 慈旨廵山寺者倚憑城社橫行列邑恐嚇守令徵索萬般托稱寺社刼奪民田又從而徵其花利怨讟朋興號哭于天臣等所謂陰盛陽微之證此其二也我國北連鞣虜南隣島夷其所以待之之道非不厚也而狺然而旁伺梗化而竊發者無歲無之頃因邊將貪功喜事築城彼地輕遷舊堡以激犬羊之怒遂致偷竊之暴縶縲我民牟

搶掠我牛馬及其搆釁之後雖譴其主帥撤其城堡其為辱國
損威之羞可勝言哉至於倭奴機詐萬端其心難測國家優接
之禮無以加矣而猶抱溪壑之欲佯示慍怒之意挾無益之物圖
有用之貨窺我深淺多發不遜之語輕侮朝廷乃至於此將勤
北顧之憂又有南警之慮臣等所謂陰盛陽微之證此其三也
不特此也人心不古俗尚漸訛奢侈之弊日以益甚以故朝廷
之間政令不行民心之放僻奢侈無所不至國家重法不能禁盜
賊漸至滋蔓方鎭不能遏土崩瓦解之勢將迫於目前臣等
所謂陰盛陽微之證此其四也此其大略也其餘細故有可
以傷和致災者難以毛擧臣等聞天之與人本同一氣感應之
機捷於桴鼓災異者天心仁愛人君冀其省悟者也昔成湯六
責大雨千里宋景一言熒惑退舍天高聽卑固有其理 殿
下求言之旨一下而萬姓拭目庶幾見日月之更也宜可以
心感而天意回矣圭璧既舉神不見聽亢陽愈甚天不悔禍
秋節已迫雖雨無益臣等竊恐 殿下應天之本猶有所未立

而然也所謂本者其目有四請試陳之伏願 殿下採納焉一曰勤聖學以正心術人君作萬民之表而理萬幾之務況應曲當咸得其宜者捨講學正心何以哉是故先務正學以正心術正心以正萬方此堯舜文武之所以為盛也伏願 殿下毋以英質為可恃毋以嗜好累清明毋以玩愒抛擲光陰廣迎儒臣講論經籍啓沃善道退處深宮之中尤須澄神靜慮天地萬物之理一以貫之則光明正大之治可以橫被四海矣二曰明教化以立紀綱人君處臣民之上擅一國之寵命惠出於己而民安俗阜威行於下而霆驅雷迅上之使下如心目之使手足下之衛上如枝葉之衛根本誠以教化素明紀綱不紊也知刑罰之不如教化知紀綱之不可一日不在於朝廷之上故名分以守之法度以齊之上下相安而不相犯此堯舜有可封之俗而成康致囹空之功者也三曰養士氣以勵廉恥自古國家之治亂不係於土宇之廣狹府庫之虛實在於士氣之盛衰廉恥之存亡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養士也是以古之善治國者

及我 祖宗之待士也養其剛大之氣寵其孤特之操使之立於本朝則朝廷清明貪邪屛黜豈不休哉四曰納諫諍以通下情一人之聰明有限而天下之事情無窮苟不廣咨嘉謨旁通下情則朝廷之得失何以知之百官之邪正何以辨之斯民之休戚何以聞之疆域之安危何以察之於是設誹謗之木樹敢諫之鼓至於國有大事則農工商賈皆得至於外朝以道其懷是以下無隱情上無過擧嗚呼此古先哲王之所以不可企及者也降及後世庸村之主惡聞規諫孤立無助雖有諫諍之官無諫諍之實苟摭支離猥瑣不切之事以塞其責一有剛直之士扼腕奮激不能自已危言脫口禍機潜射小言則得小禍大言則得大禍於是賢人君子相率而去可不戒哉臣等之所陳雖若迂濶而不切於弭災之道而弭災之道實在於此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為國家每陳嘉論豈不留念乎予以否德不能答天譴衆災日甚豈無恐懼之心乎疏辭當更加省念仍傳于政院曰近來災變乃崇信佛教之所致云自上不為崇信之意誰不知

之兩宗非始於今日自 祖宗朝其來久矣災變之出於此未
可知也且內需司使內官掌之亦非新設自 祖宗朝通行之
例也印信事 中宗朝欲爲而亦不得成也直啓直發亦自前
爲之矣夫內需司以人君一家內之事內官不得任意凡小小之
事亦啓下而後爲之非內官驕縱而然也
壬午傳于政院曰慶尙全羅左右道水使淸洪道水使所進誕
日方物限民生蘇復間減之
癸未日徵暈○僧一觀決杖一百定屬殘邑
甲申諫院啓曰文章之有關於國家豈不大哉道之盛衰於此
而決焉治之汚隆由是而判焉近自四五十年來上之所尙者
徒屑屑於虛文而下之所應者徒區區於末技年以年甚日以
日甚所謂文章者不可謂文矣事大之表孰能作之交隣之書
孰能製之今欲頓變文風復 祖宗之舊規則不可不參酌時
宜變而通之今之議者曰四六之體儒者不講表箋專不用功
其在前朝賦用律體取人之時許誦文選故人人皆習於四六

為今之計一切取人之際賦體皆用八角而東堂會試錄名之時文選行文並與大典家禮而講之司馬會試講小學家禮之時生員試則許講文選行文進士試則許講文選詩賦略以上許并會試則文選可復盛行於今世矣然試講者如前日講小學大典之弊習不問一字只使錄名而出則此法雖立而少無所益若遣臺諫而臨之可也云議者又曰四書五經之大文有限而開國將至二百年矣京中八道初試會試及儒生私作不啻千億而以有限之題供無限之用故今年所出之題或出於後年京中所出之題或出於外方儒生私作之題亦出於國試故或有暗錄人作而中者或有雷同而俱落者或有能文之人盡述一經之義傳于子孫而世世能中生員者國家取士欲取能文而榜出之後僥倖常多若依大元 皇朝之制移義於四書移疑於三經則一以行 祖宗之法一以革今日之弊可也云議者又曰我國場屋不嚴無賴之徒從其父兄而入躪踐擾亂不可勝言況且窺伺百端挾持書冊使國法不行至於胥吏

之輩率其官負之子弟而入書給名紙使業文者因而不習書法極為未便大元之制以年二十五以上者許赴　皇朝則州郡選其可赴者而上之然後許赴前朝則誦律詩四百首然後許赴為今之計生員進士外許赴監試東堂者誦庸學略以上試取許赴初試可也而但錄名之時試期甚迫每式年寅申巳亥年正月為始外方則差使員都事監軍御史試講京中則正錄廳試講畢講之後郵于禮曹以此錄名許赴則場中甚為安靜亦無巧詐用術之弊矣且式年內如　廷試別試則以此許赴而後式年則亦改講可也云議者又曰　皇朝恐失人才朱草三道書之有初考再考三考之制而我國只書一道試官雖曰甚多而怠倦之餘人不喜見故能見之人其中不過一二人所已一二人之所見不同工拙顚倒失人甚多能文者見屈僥倖者得參是以為儒者特命而不恃才遂怠學業爭望僥倖我國紙地甚貴朱草雖不能書三道然試官分為上下隔帳分處下試官初考之時不批朱草只以其等書之空冊而送之於上試官上試官

則批之於朱草出榜之時與之相照若有一文而其等不同者
上下試官同議等第則人材萬無見失之理矣朱草中國則用
朱紅我國則用朱土土色甚淺人不能視當志氣怠惰之際燈
燭不明之時雖欲盡心科次不可得也朱土二分加松烟一分
則土烟相雜其色分明可以能見矣且科次道數日有定限故
考試無倉卒之弊人材無遺失之患矣唐宋 皇朝亦有定限
若依此例定科次日限之法則亦為便當云議者又曰近來養
育之術甚踈而取士之舉甚數及開僥倖之路極為未便大比
之外例於式年之秋為大舉別試依壬子年例初試則取六百會
試則取二百講經則講四書業經而殿試則多取之而小小別
試一切不為則國家無乏人之患矣至於直赴殿試已非 祖宗
之舊規而取士之僥倖莫大於此如欲勸奬則庭試之後或給
分數或直赴會試可也直赴殿試則固不可數為以開僥倖之
門也云議者又曰近來士習不古利祿之心生而巧詐之術作
凡讀經書者皆擇其小小大文而誦之雖曰講經而其實猶不

講也今若以竹柱盡書大文仍以付標則儒生不得擇其大小
大文而誦之矣且會試講經入格者雖不登科與登科無異盡
棄前功更赴初試似為未便依 皇朝例講經入格之後每試
年例為許赴會試而其中有補南行而不辭者仍以為先叙用
則亦合於用人之道也云議者又曰 祖宗朝人數甚少故東
堂取人之數甚少今則人數甚多雖無傑出之材然可中今之
初試者甚多矣若加設東堂初試之數而取之則人材不遺矣
且東堂三塲生員進士試取之日只間一日多有其弊依 皇朝
間二日試取可也且賦辭或不押韻或散韻上去入聲表辭或
濫簾或疊簾一切勿取以革舊習可也且三下或云一分或云
半分亦議而定其一定之規可也云或者又曰依中朝例八道
京中儒生入格試卷擇其最好者印頒中外可也云且外方試
官皆以守令差之非徒不能行法反有用情之弊依兩界之例
差遣京官而有監軍御史處則以御史差之可也且禁府郎廳
恐其罷職例以假官差之故巡綽之事極為不嚴自今以後以

實官差送可也云議者又曰生員進士別爲二途一人俱中兩
試不關於其身而於國家取人之法大有所妨兩試俱中者擇
其高中者而存之可也云議者又曰父子不入一場者非以相
避也只以防其奸術也自宋以上皆同入一場則固不可
同入矣異場則同入不妨云議者又曰科擧事目外方不能詳
知律賦之體知者甚少不可不印出而頒布也況文選之書我
國甚貴亦不可不廣布而其註之詳密者莫過於李善註速爲
印出甚可云大抵爲治之道莫急於崇尙儒術其道莫急於
振作文風矣臣等之所見非臣等之臆見也上議于公卿下詢
于士林而啓之耳請議政府全數六卿判尹以上會于一處商
確細議此條之中可用者用之此條之外更有他條幷許添入
永定國家取人之法答曰如啓後三公議文選講取事甚汗漫
且習律賦則自當讀之義疑換製事儒生知五經者鮮矣出五
經之疑則不得製之會講入格者補南行事非科擧節目之事
吏曹自當爲之試卷印頒事我國儒生之製不如中華之文非

所取式生員進士俱中抽去一試事俱入高等則取舍亦難且俱
中者亦不過七八人矣父子俱試事初雖異場至於殿試會試
則似涉父子爭名坐次亦難已上各條皆有窒碍處未得舉行
傳曰知道三公又磨鍊節目以進曰文科中場表箋外專用律
賦或於別試庭試不時用此試取進士試依前試取或製律賦
者并取同等者先取律賦生員進士文科初試時初舉儒生庸
學各一處背講取粗以上置簿錄名時憑考許赴會講入格者
勿再試試官隔帳分處二廳初考官將試卷議定等以字標錄
諸空冊後送于再考官科次合考時初再考相差者更議定等
易書朱土二分松烟一分交合書之凡科次日長時則每一日
初中場八十道終場七十道日短時則各減二十道進士試准
初中場生員試准終場試場依中朝例隔二日試取一式年內
別試雖或因事行之勿再舉庭試所製不特異者勿許直赴殿
試一年內亦勿疊許四書五經勿論大小大文抽籤試講令後會
試者勿復赴初試直赴會試文科鄉漢城試於本額加六十官

試漢城試三所各加八人慶尚全羅兩道各加十人清洪京畿兩道
各加六人江原黃海兩道各加二人凡賦不押韻或疊韻或散
押上去聲者表箋違簾疊簾者一切勿取外方試官例遣京官
主考各所禁亂官例以義禁府實郎廳差送實官應赴試者所
委禁亂事畢後入場書直禁亂事門外監察處分付檢擧名楮
用下下品擣鍊紙長亘體製一樣裁造初試京則漢城府外則
設場都會官印給會試則禮曹印給皮封並准紙長糊封三處
踏印監試殿試試卷皆令楷書有不如式者黜別試講經臨時
取稟若命講經則四書中抽栍一書自願一經取粗以上製述
分數三下為一分計定初試表箋倍畫策則講經後倍畫律賦
十篇表箋各體各三篇對策五篇可作楷範者令大提學抄出
印頒使之取式以上各項件令禮曹吏加商確節目磨鍊與取
試律賦表箋對策通作一冊頒印中外文選雖不在講例乃四六
之祖甚切於儒生讀習依諫官所啓李善註本下送全羅道刊
板時尹春年為大司諫主張獻議春年為人性頗強記涉獵群書學術偏僻辯論澆讀在中廟末年清議稍張故不容於

士類沉於下僚怏怏不得志乙巳之敗其門族尹元衡執國柄
與其兄元老爭權春年揣知元衡欲去其兄上疏論元老之姦
竟至於殺之元衡德之引用不次不多年陞貂蟬之列自謂知道
學無滿朝之士士之喜進無恥者爭趨其門一見其許便作侍從
臺諫門下之士或有以春年爲聖賢於是春年挾口才取祖宗舊
章紛更未已大言曰以此規模終不得善治其所設施亦無異事人
甚厭之而憚其威勢唯唯苟同論文章每曰文詞有聲其聲可
以被諸管絃者爲眞文章不知聲之人胡可與論文章哉外爲
齋謹之態內有功名之念可謂傾危詐諼之人嘗語山僧休靜
曰吾近來精進功深室中有光口裏生香喔氣觸鼻靜不堪其
蘭麝之臭曰此禪家所謂魔障也大人雖有神光異香不足貴
也春年遂與靜絕聞者笑之其在玉堂與諸僚談經至孟子充
實而有光輝之爲大問曰此言光輝豈眞有耶春年曰學問
之人自有光輝可見呵呵大笑若自許者其人之鬼怪類此
乙酉以柳渾爲司憲府執義李英賢爲弘文館典翰許曄爲司
憲府掌令李彥憬爲議政府檢詳奇大恒爲司憲府持平魚季
瑄爲弘文館校理張彥良爲知中樞府事
丙戌憲府啓曰鐵原府使黃悅前任利川府使時專不治事委諸
下吏民受其弊令不可復爲臨民之官請遞凡訴冤之人各有
伸理之地故大典云訴冤抑者京則呈主掌官外則呈觀察使
猶有冤抑則擊申聞鼓且刑戮及身情理迫切者則當直官員
在闕門外義禁府郞官一人常直宿受其上言直啓其許民訴冤無有阻隔不達

之弊 先王立法至矣盡矣今者紀綱不立宮禁不嚴加之以
人心頑詐少有不愜於其心輒入闕門擊錚於大內至近之處非
徒晁闕駭怪宮禁深嚴之地有同訟庭至爲寒心在 祖宗朝
未聞有擊錚於闕庭者其時豈無一人含冤而然乎 中宗朝
有擊錚於神武門外者當時無不驚愕以爲怪事到今擊錚於
闕庭者相繼而有之初以爲怪今則人亦不之怪也 上亦以爲
迷劣之人欲訴其冤每示優容不許治罪此孟子所謂小惠而
實非帝王爲政之大體也自今以後有如此之人則請一切推考
治罪答曰所啓當矣然近來官吏不能盡理其訴冤之事故彼
迷劣者擊錚於闕內其冤輕則棄之重則推問矣不允黃悅事
如啓
丁亥全羅道珍島南桃浦倭船一隻来泊兵使崔守仁水使金景錫馳啓傳曰
倭人旣来於濟州北走今又来泊彼雖有書契倭人書於小紙掛于巖石間木末其辭曰日本國奉差山口大內殿使臣正賴前去進貢大明國船至半江不幸遇風忽入貴港寄泊未知島嶼何名是以泛此小艇前來問息幷無姦僞之情幸指示可前進有階廢得進貢勿以外邦而見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亮察然倭人

巧詐難測也速令措置事招備邊司郎廳言之

戊子夜白雲一道如氣自坤方至巽方布天漸移南方天際而滅

乙丑諫院啓曰慶州盜賊之事臣等所聞非出於傳聞也皆是的實之事故敢啓之著其縱恣之狀尤有甚焉去正月間有一慶山之人目之爲賊中夜入其土宇斬首而去其賊魁公然來見長水察訪柳克讓恐嚇之曰今者新設軍堡欲捉我輩耶言辭甚兇察訪欲捕獲使下人見其率來之人則軍馬彌滿山谷不知其數察訪仍善待送之云以此見之前日往來之言皆不實也宋贊往慶尚道來啓盜賊不至熾盛民間與守令恐懼不敢言則往來之人何能知之監司主一道之事而不得聞見及語京官以無賊則可謂有監司乎兵使主一道之軍務玩寇長惡坐視不捕此而不罷何以爲國慶尚道兵使張世豪罷職新兵使擇差二三日內下送答曰不允再啓只命遞差

庚寅傳于政院曰觀此啓本則金景錫啓本以追捕倭船人物多傷云

急速下書使勸於候望不得下陸可也靈巖郡守李堅境內有賊而不措一事拿來推鞫

辛卯禮曹判書鄭士龍大司成李滉等滉天性謙淡不求榮利家無擔石之儲而常若有裕至於待人接物平易懇惻人莫不愛慕以金浦屬公田賜成均館進箋陳謝其辭曰伏以元聖膺寶圖聿建君師之極至治急先務尤隆樂育之恩澤流中宸光溢泮璧伏念士龍等材俱樗散學微淵源竊位臯比寧見化螟之效濫巾章甫祗事雕虫之勤惟何稗之有譏赧無益之來訪豈謂錫賚之盛典而出奬勸之多方彼甫田畝幾十千俾充養賢之費爰取禾囷可三百不煩繼粟之勞擬萬鍾而既叨餘四簋而亦素榮與愧并感隨兢深玆盖伏遇主上殿下精一心傳智仁躬率體虞朝命夔之義意恢周王作人之宏模肆令寵賁儒紳于以振德黎獻臣士龍等敢不益勵誘掖相觀奮興譚詩書以闡明庶奉揚於色教妙鳶魚之鼓舞期俊造於昌辰李滉之辭也答曰勿謝○以任說說少而貧窶無以自存而位纔三品貨貝盈于二家日夜孳孳唯利是求士林鄙之為知製教元混為禮曹參議李夢弼為

兵曹參議夢弼清簡自守時論多之吳謙為光州牧使趙安國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

壬辰三公備邊司堂上兵曹堂上同議啓曰京畿防禦不甚緊重故將帥不為擇送軍卒亦皆疲弱矣以驍勇人堂上堂下皆給軍官黃海道則二人京畿則三人船隻亦令監司整齊防備何如答曰如啓開城留守韓糾馳啓龍媒鎮有荒唐船一隻現形以長劍刺殺軍官○憲府啓曰科舉更張之事諫院所啓備盡無餘但中朝則專治一經我國則并講三經人之精力有限徒為涉獵名雖三經而不如熟讀一經之為愈也臣等之意欲依中朝專經之制使赴舉之人各治一經講經之時抽出三處取通略以上而粗通者勿取以為定式何如答曰所啓固如是而我國試取三經其來已久議于大臣可也三公議曰專經事若舉行則儒生皆當就易責之經而不習他經不可施行傳曰知道○諫院啓曰世道漸降私情大勝姑以門蔭人陞拜七品之事言之或有一歧每政而陞焉或有歧積年而不得陞焉其中參奉之歧尤為沉滯至於十年之久而不得陞焉參奉別坐區而二之大非祖

宗立法之本意議者曰為今之計所當均其陞遷之歧而七品以下官作為三歧依四館遷轉之例而出則國家用人之道極為平均且有名生員身在泮宮名參忠順之錄是一名分在於成均館及兵曹也士習之不美莫甚於此令兵曹皆削之可也且先王陵寢設參奉而守之又設守護軍而衛之所以為先王也今者參奉等侵虐守護軍無所不至守護軍等不勝支當皆為逃散圖啚之狀無異於皂隷人入謀免其役是以陵寢虛疎守軍彫踈請令禮曹別為事目嚴加禁戢如有犯者罷職痛治答曰皆如啓三公議曰七品以下官分為三歧之言似當矣但分歧為一定之路又多阻礙難行且身在泮宮而名隷軍簿者果是不美之事可削忠順之籍○夜流星出紫微星西垣入攝提星下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癸巳夜流星出大角星入騎官星狀如鉢尾長一二尺許色黃赫流星出室星入虛梁星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甲午成均館啓曰 祖宗擇差師儒必有成效然後遞焉今則數遞極為未便洪春年能文合於師儒師儒之任至重豈徒能文字者所可當哉春年

付於金安老以為媒進之計則為人可知也已而今為軍籍廳郎廳請遞軍籍郎廳傳曰如啓

丙申禮曹啓曰倭物交易今古懸殊請議大臣答曰如啓沈連源議國計雖不可不慮倭人之望亦不可孤今年許貿之數比前太略依辛亥壬子之例加數許貿何如 上從之

丁酉日色赤四方霧氣昏蒙

戊戌上召對○傳于政院曰 慈殿令摘奸全羅道內願堂寺刹則受號牌度牒之僧皆定軍役故內寺刹或空云其僧名目皆在禮曹抄送于都監軍籍草案雖已定役考其名而削之之事言于都監

己亥 上召對○霧氣四塞日光淡薄

庚子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啓曰今雨水周足秋節已入請復正殿答曰時尚六月災變連綿復正殿未安不允再啓曰初因旱災而避正殿今雨水周足秋節已入別無切迫之災大抵避殿減膳應古事而已是亦文具也戒謹恐懼則雖不應古事亦可也避正

殿已久至為未安故敢此再啓答曰災變不絶復殿未安而再啓
故依啓○日色赤霧氣四塞
辛丑傳于政院曰今見京畿觀察使書狀則畿邑近處有賊船非
倭人也我國之人變服作賊云極為駭愕各道不無如此之弊全
羅淸洪黃海等道並諭之○萬頃縣令金僴上疏曰臣聞天之
降災非怒於君也所以愛君也天之無災非福於君也所以禍君
也是故修德之君常謹於無災之日 殿下於旣往之日中和位
育之功雖有所未至而致有此災然罪己之言一布中外畿甸草
木少蒙沛然之澤則天之感應果難知乎自今以往敬謹恐懼之
念無少間斷則易災為祥在一轉移矣如或以水旱有數徒循文
具避殿減膳則災異疊見天道變於上地道變於下人道亂於中
而危亡之禍至矣今者內設仁壽宮竭人民之力處髡髮之輩曽
為京師教化之源聖人人倫之至而不蠶不績之類奉無父無君
之教撞鍾唱唄於宮闕之側人之見聞猶以為駭天之視聽其何
如哉怪戾之氣雨暘之愆不足怪也外設兩宗之教為僧者皆丁

壯豪健之徒編氓則皆殘疾貧弱之流故人民日少僧徒日滋而
又逃賦者歸之避役者歸之作罪者歸之萃淵藪而行胥臆燒
屋掘塚殺傷人物臣竊料異日禍亂之生未必不在此輩也況
普雨亂逆之黨而反蒙寵命守真賊窩之主而刑訊不逮但曰
僧徒無知不足治也如使今之愚民庇護逆瑠及殺三人則
殿下亦謂愚民不足治耶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今此兩僧
皆惡之極而天討不加天之以災譴告者不足怪也伏願罷仁
壽罷兩宗使陰邪不干於天日人倫大明於國家而天不雨歲不
豐臣請伏欺罔之誅若夫教化國家之根柢而風俗又與教化
移易者也今之教化極為陵夷風俗極為頹敗臣之痛哭流涕
烏可已也蓋人之性無不善而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故必有聰
明睿智之首出者作之君師立教於天下而天下化之故民風
國俗厚且醇矣臣見退計三十年間鄉曲父兄猶訓子弟子弟
亦安而承教求師友以相長當時習俗猶可觀也今也子弟有
過父兄皆優容而不為教責若教責則強者怒於言弱者怒於

色是故十人之中不以道事親者居半不知終用何物而維持世教扶植綱常乎伏願逮為講求立教之本則世教庶可維持矣臣嘗觀藍田呂氏鄉約真轉移風教之要道也如使中外無不遵行俟其習熟而以隆古立教之治加焉何患乎教化不能休明風俗未能敦厚也若夫以士氣之偷言之世之為士者竊之所學者舉業而已達而行事者為利祿而已巧言而諛於人令色而悅於衆則士氣既已亡矣若使今之為士者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則自不至於偷靡也若夫以奢侈之習言之國家昇平日久人情無深思遠慮之智飲食必致其旨衣服必致其美上自宮闈下至都城以及四方上下相安莫知動恤可乎災有出於天者有出於人者出於天者水旱是也出於人者奢侈是也伏願殿下思永久之謀而躬崇節儉之德期革奢侈之習處廣厦則思堯之茅茨御珍膳則思禹之菲食被珍衣則思文王之卑服上之人以是而率之則其下安有不化者乎若夫以賦歛之煩言之賦歛非煩也賦歛者之失其方也臣見牙

山法聖羣山三倉之事有海運判官監納差使負押領萬户是
三負徵納闕紙於漕卒萬户則又徵布物漕船未發之前漕卒
空手乘船潛竊稅米而食之多至十餘石故分徵於其一族又
徵其過海船價哀哉生民含冤罔訴摘發其侵督者而罪責之
則民瘼庶可醫也若夫以獄囚之多怨者言之人心狡詐風俗
薄惡犯觸憲網者一日之間無慮千百明決而無冤者豈不難
哉竊觀今世之事勢勝於法私勝於公利害是怵得失是慮故
卒不能任法而循公良可慟也若擇其剛正公廉之臣俾掌刑
獄則庶無冤枉之囚矣若夫軍政欲修而未得其要國家憂萬
户僉使之侵漁水軍故遣監軍御史以發姦治罪臣竊見監軍
有使非計之得也萬户僉使責其支供於水軍瑣細之物無不
責出安得不至於流亡哉加之以飢饉荐臻盜賊居半兵亂之
端已在目前外變雖可畏而蕭墻之患亦不可不慮也臣伏願
停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罷無用之費以畜財用撤兩宗之養以
養兵士罷監軍御史使兵權一歸於兵水使輕賦役以固結民

心則軍政可修矣若失法令可恒而常廢於私者臣聞王者之
有法令猶天之有時令信而無易故民知春夏而耕種焉王者
立法制令宜一定不易行之如四時守之如金石則民知法令
之不可犯而不違也今也不然朝出而夕改昨設而今廢深可
痛也今我國家著爲良法美政無不精極若又信而無易遵守而
不以私廢之則幸甚若夫紀綱弛而不張者國家昇平既久紀
綱廢弛吏多循私人不奉法國家良法美政置之相忘之域而
惟規規於情勢利祿之間故命令政敎皆爲虛文頹綱無由得
振民瘼日益深重此豈所謂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者乎伏願
殿下施剛果之爲無私昵之牽則紀綱自爾振舉而頹靡之習
庶可革矣若夫不納諫諍之事言之殿下即位之初凡所
諫諍無不樂聞頃年以來寢不如初無舍己弗咈之誠此大小
臣庶所以寒心也夫以刀鉅鼎鑊有所不避而固爲論執者誠
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寧致命以殉國而不欲其君上陷於有
過之地伏願殿下去偏信自用之私恢兼聽好問之公寧從

諫而或有所悔無推人以致禍敗則邦國之福也若夫以內外
之不嚴言之王者之居如天其尊如帝天之不可階也帝之不
可干也竊見近來宮禁不嚴出入之煩有同市街女謁之盛或
出於 殿下之所不加意而刑賞與奪或不能無偏私之失低
眉乘間之言必非公道之所在伏願 殿下深察其然常加防
慮使內外迴隔惟嚴惟淸則誰敢干冒天威以進偏私之說也
若夫貪風之不戢盜賊之滋熾者理或欲勝故貪風不戢貪風
不戢故盜賊滋熾也是以宮室極其崇衣服極其華飲食極其
侈於是官府之儲蓄旣空而民生之膏澤亦竭民之愚下者嗷
嗷焉不知所之其中桀黠之輩棄田廬而入林莽捎牛犢而佩
刀劒相與刼掠爲生彼亦知生理不久而惟欲一時之得飽其
罪誠可誅而其情亦可哀也少壯勇力之輩日滋月熾根柢於
京城遍滿於八道人知牛峯慶州洪州等處之盜而不知京城
爲窟穴可乎不捕之於京而捕之於外可乎令各部官員與管
領一一搜索而京外往來者皆給標信以驗其有無可也伏願

殿下輕徭賦以厚民生抑末技以禁游食使吾民有仰事俯育之樂則前日之爲盜賊者必皆釋劒而歸田矣傳于政院曰今觀金僴鼎之疏則爲國陳弊至爲可嘉但女謁盛而私意行云將來之事未可知而已往則女謁之盛予未之知也中間干請者某人爲某事聞見摘發而懲戒之則無如此之言矣且宮庭如市云許多內人家諸君家問安婢子出入而已安有無差備之人出入乎盜賊時弊等事言之者多不可一一施行此疏云諸大臣政院回啓曰金僴鼎疏內之辭以草野之人徒有愛君之誠而言語容或有過中處然成湯之時有女謁盛譏夫昌之語成湯豈有過擧而於帝王自責之道固當如是也僴鼎之言雖似荒雜自 上省念有則改之無則益勉焉可也今聞可嘉之敎臣等不勝感激傳曰極言陳疏至爲可嘉欲使予省念之意則知之矣但女謁盛云予意以爲無如此之事而其言若是故言之耳○以李潤慶爲刑曹參議朴民獻爲司憲府持平奇大恒爲弘文館校理成悌元爲報恩縣監

壬寅諫院啓曰近來武班之人少無廉恥若為守令及邊將則大張刑威剝割軍卒無所不至咸鏡南道兵使李俔俔到處貪酷剝民膏血以事左右姓本貪黷又喜生事到處作弊使軍卒逃散國人莫不痛憤公論之發非一非再今授本職物情駭愕請罷職兵曹非不知如此而敢為擬望其不恤公論極矣請推考治罪答曰並不允○推鞫黃海道作賊倭人于義禁府承旨俞絳以委官左議政尚震意啓曰今倭人之供招與在黃海道時所供大同而小異前年之倭則作耗於我國故我國處置矣此倭乃係關上國恐別有處置之事請廣議為之傳曰如啓倭人供曰吾等居于博多州東門外退計數年間唐人百餘名率妻子來于博多州或借家或造家或娶倭女居生今二月十二日唐人十名及吾等三十八人一時乘船泊于南京吾輩往貿唐物六月初三日迴船南風大吹因此漂流仍令政府及二品以上會議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溉吏曹判書安玹左參贊任權知中樞府事尹思翼張彥良工曹判書李名珪兵曹判書李浚慶知中樞府事申瑛刑曹判書李蓂判尹沈光彥左尹金明胤同知中樞府事李夢麟議生擒倭人三甫羅古羅等招辭

雖曰與唐人同舟買賣於南京中路漂風而來其言固所難信
而以近年赴京書狀官聞見事件與對馬島主書契比而觀之
則薩摩州等處倭人與唐人來居其地者同謀作賊於上國沿
海地方灼然無疑其招亦曰曾聞石見州人作賊於寧波府者
雖不直輸其情亦莫敢逃其情姑諉之於他人也且年前旌義
縣來泊倭船船敗所棄銃筒上有刻記嘉靖戊申軍門鑄發前
所等字據分明是作賊摽掠所得則近日漂到我境諸船安知
非作賊奔敗者未暇占候風汛以致漂散而唐人之潛居彼土
與倭同謀同利者亦是中國之叛賊王法所必誅以此見之前
後未擒之倭並其軍器具由奏達朝廷於事大之道甚當
皇朝若因而嚴加措置痛絕姦民交通蕃賊爲地方之害則非但
中國地方賴以安靜我國亦無備禦奔走之勞矣但三甫羅古
羅等招辭多似不實又不相同更加盤詰歸一從實奏聞何如
傳于政院曰今見倭人三甫羅古羅招辭則大槩承服矣以我
國事大之意明知其作耗於上國而不爲奏聞乎依領相等議

具由奏聞可也
癸卯掌樂院啓曰鍾律制作非輕歲久殘缺聲音不諧當祀享
朝會之時聽聞未安故啓請補其殘缺而已開局之後通校
宗廟永寧殿昌德宮景福宮所藏鍾石磬則不但殘缺各律差訛
者居多社稷文廟則元無所藏臨祀移用積漸殘缺故不敢計其功
費准數造作分藏兩處且兩闕補缺鍾磬今試更考清濁高下
自不相協此係迎詔宴使時所用實關華人聽聞並宜一新協律
以存國體只是年凶恤費仍舉重役未安當竢稍稔可以訖功而
但新舊不可不辨新造鍾磬皆刻年號以備識別敢啓傳曰知道
禮樂有關於國家音律清濁高下之不協豈徒有關於華人之聽
聞乎姑待年稔改造
甲辰夜乾方巽方如火氣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四

(B)
732.55
4724
[v.13]
no.10
0194265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10